

西銘  
正蒙

性理  
集要

二



新刊性理集要卷之二

西銘

乾坤  
渾然處

乾稱父坤稱母。子茲藐焉。乃混然中處。

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也。以至順而位乎下。母道也。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以藐然之身。混合無間。而位乎中。子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其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無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是乃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指而言之。

天地所以為  
天地

人與萬物

朱子曰。父母者。一身之父母也。天地者。人物與已皆共以為父母者也。父母之生我。也四肢百骸無一不全。必能全其身之形。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百卷



仁事夫事親

西銘之終句

然後為不忝於父母天地之生我也五常百善無一不備必能全其性之理然後為不負於天地故仁人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又西銘之妙旨不可以不知也

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為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為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為性者也故曰天地之帥吾其性深察乎此則父乾母坤混然中處之實可見矣

也賜乎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其所資以為體者皆天地之塞其所得以為性者皆天地之帥也然體有偏正之殊故其於性也不無明暗

天下為家

儒者用之全

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皆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體於並生之中又為同類而最貴焉故曰同胞則其視之也皆如已之兄弟美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亂性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已之儕輩矣惟同胞也故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如下文所云惟吾與也故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情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為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強於外也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惻獨寡



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

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矣然繼承天地  
統理人物則大君而已故為父母之宗士輔佐大君綱紀衆事則  
大臣而已故為宗子之家相天下之老一也故凡尊天下之高年  
者乃所以長吾之長天下之幼一也故凡慈天下之孤弱者乃所  
以幼吾之幼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者也貧  
者才德過於常人是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是皆以天地之子  
言之則凡天下之疲癯殘疾惴惴獨寐非吾兄弟无告者而何哉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畏天以自保者猶其敬親之至也樂天而不憂者猶其愛親之純也  
遠曰惴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

不循天理而徇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故謂之悖德賊  
天理自絕本根者賊殺其親不逆無道也故謂之賊長惡不悛不  
可教訓者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也故謂之不才若夫盡人之性而  
有以充人之形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謂之肖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孝子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聖人知變化之道則所行者  
無非天地之事矣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此二  
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

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

孝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者仰不愧俯不怍則不忝乎天  
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其心養其性則不懈乎事天矣

又大人知變  
化之道  
又大人通人  
明之德



此二者畏天之事而君子所以求踐夫形者也  
惡言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願封人之錫類

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不孝也故遏人欲如禹之惡言酒則所  
以顧天之養者至矣性者万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故育英  
才如願考叔之及莊公則所以永錫爾類者廣矣

不施勞而感豫舜其功也无所逃而待烹由生其恭也

舜盡事親之道而乾皞底豫其功大矣故事天者盡事親之道而  
天心豫焉則亦天之舜也中生无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  
者天壽不二而備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由生也

亂其受而歸金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今者伯奇也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子之啓手啓足則亂其所受乎

曾子

親者而歸其金也况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  
之也故事天者能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矣  
子於公世東西南北唯令之從若伯奇之屢霜申野則勇於從而  
順令也况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  
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

天之奇

石比居

問中注伯奇全  
非中道而歸矣  
與否固無

西德意彼以  
明此

何如

朱子曰惡言酒育英才是事天顧養及錫類則是事親每句  
皆存兩義推類可見○舜之底豫贊化育也故曰功申生待嘉  
順受而已故曰恭曾子歸全今其所以與我者終身之仁也伯  
奇順令順其所以使我者一事之仁也西銘大率借彼以明此  
不可著地論也

問曰舜與曾子之孝優劣如何黃君孫曰家語載曾子耘瓜誤

孟子卷之三

一百名

四



折其根曾哲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良久而蘇欣然起  
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乃退援琴而歌使知體康孔子聞  
而怒曾子至孝如此亦有這此失處若是舜百順事父母只殺  
他不得

曾子至孝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王文於成也

富貴福澤所以大奉於我而使吾之為善也輕貧賤憂戚所以拂  
亂於我而使吾之為志也焉天地之於人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  
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於驕以領子之貧  
而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懼而無怨其心  
亦一而已矣

順孝

存吾順事存吾志也

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者不違其志而已歿則安而無所愧於親  
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者不逆其理而已歿則安而無所愧於  
天也蓋所謂朝聞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故以是終焉

西銘各異

程子言

論曰天也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  
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疎之等至於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  
聖叢者出孰能合其異而反其同哉西銘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  
為明理一而分殊可謂一言以蔽之美蓋以乾為父以坤為母有  
生之類其不皆然所謂一理也而人物之生血脉之屬各親其親  
父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  
中國一人而不流於兼愛之蔽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疎異情貴賤  
異等而不特於為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指也觀其推親親之厚以

西銘之大指

西銘之大指

西銘之大指

西銘之大指



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蓋無適而非所謂分殊而推理一也

正銘擴先  
至而亦派

西銘與孟子

性善亦氣

同功

理一本二

楊龜山。上程子書有曰。西銘發明聖人之微意。至深然而言僻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蕪愛如何。程子曰。橫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為書。推理以存義。擴先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老幼及人。理一也。愛無差等。本二也。分殊之敝。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蕪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蕪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融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為用也。及謂不及不亦異乎。

西銘即中庸之理

簡揚時始見西銘

屬其流於之弊

以爲中庸之精

二天所見亦同君是

泰漢宋學業

訂訂可達德

仁孝之理皆此

西銘道宗祖

充得時如何

真西山曰。昔游先生見西銘印。渙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明道先生稱其能求之言語之外。近世學者或未論其言。愚謂中庸綱領在性道教三言。而此篇之義無非教人以全天命之性。西銘綱領亦只在其體其性之一言。而終篇反覆推明。亦欲人不失乾父坤母之所賦。予首為天地克肖之子而已。故先生以為即中庸之理也。豈不信哉。

程子曰。訂訂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訂訂立心便可達天德。西銘孟子以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語要之。仁孝之理備乎此。洎更而不於此。則便不仁不孝也。孟子以後只有原道一篇。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但言率性之道。西銘并原道所從出。即天命之性也。曰充得盡時如何。曰



表聖人事

西銘理一分殊

王原與蘇熾之氣  
公天地一般

類能造道

楊龜山

聖人也橫渠能充蓋否曰言有兩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  
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知足以知此如  
賢人說聖人事也橫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以後儒者都無他  
見識○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朱子曰這句渾淪看便見理一當  
中橫截斷看便見分殊○西銘  
一篇讀得到此今以管窺天固是見北斗別處雖不得見不可  
謂不是也○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西銘言弘  
之道觀張子厚所作西銘法養浩然之氣者也

廿和靖曰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人本與天地一般  
大只為人自小○若能自處以天地之心便是與天地同體西銘  
條載此意顏子克己便是能盡此道

楊龜山曰西銘會古人用心要處為文正如杜順作法界觀樣

大父母德之十方世界之俞世時保子翼備之戒定苦空之談也  
寂神知化猶之有慧虛極之論也頭米錫類酒之慈悲樂施之意  
也○西銘只是要學者求仁而已

基盤下基

直辟橫截

事天樣子

西銘名虛實

朱子曰西銘前一改如基盤後一改如人下基○西銘有箇身  
下底道理又有箇橫截斷底道理○問西銘仁孝之理曰他不是  
說孝是將這孝來形容這仁事親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所  
論西銘名虛而理實此語甚善名雖假借然其理則未嘗有少異  
也

張南軒曰大地位而萬物散殊其親疎皆有一定之勢然不知理  
則私意將勝而其流弊將至於不相管攝而害天仁故西銘因  
其分立而明其理之本一所謂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雖推其  
理之一而其分森然者自不可亂義蓋所以存也夫抵儒者之道



為仁之至義之盡者仁立則義存義精而後仁之體為無敵也  
能復峰曰西銘一書其大指不過中分為兩節前一節明人為天  
地之子後一節言人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何謂人為天地之  
子蓋人受天地之氣以生而有是性猶子受父母之氣以生而有  
是身父母之氣即天地之氣也人知父母之為父母而不知天地  
之為大父母故以人而視天地常漠然與已如不相關人於天地  
既漠然如不相關則其所存所發且乎無適而非已私而欲順天  
理遏人欲以全天地賦予之本然亦難矣此西銘之作所以首因  
人之良知而推廣之言天以至健而始萬物則父之道也地以至  
順而成萬物則母之道也吾以藐然之身生於其間豈天地之氣  
以為形骸天地之理以為性豈非子之尊乎其下繼之以民吾

同胞物吾黨與而同胞之中復推其大君者為宗子大臣者為宗  
子之家相高年者為兄孤弱者為弟至者為兄弟之合德乎父母  
賢者為兄弟之秀出平等夷疲癯殘疾憊獨鰥寡者為兄弟之顛  
連而無告者則皆所以著夫並生天地之間而与我同類者雖有  
貴賤貧富長幼賢愚之不齊而均之為天地之子也知並生天地  
之間而与我同類者均之為天地之子則天地為吾之父母也豈  
不昭昭夫乎故曰前一節明人為天地之子何謂人事天地當如  
子之事父母蓋子受父母之氣以生則子之身即父母之身人受  
天地之氣以生則人之性亦即天地之性子之身即父母之身故  
事親孝不可不知所以保愛其身人之性即天地之性則事天者  
亦豈可不知所以保養其性耶此西銘之作所以既明人為天地



之子而復因事親之孝以明事天之道也樂天者不思不勉而順行乎此性猶人子愛親之純而能愛其身者也畏天者戰戰兢兢以持保乎此性猶人子敬親之至而能敬其身者也若夫徇私以違乎理縱欲以害其仁無能改於氣稟之惡而復增益之則反此性而為天地悖德賊親不才之子夫盡此性而能踐其形者其惟天地克肖之子乎窮神知化樂天踐形者之事也存心養性而不愧屋漏畏天以求踐乎形者之事也以此脩身則為顧養以此及人則為錫類以此處常而盡其道則為底豫為婦全以此處變而不失其道則為待烹為順命愛惡逆順處之若一生順養安兩無所憾事親而至於此則可以為孝子事天而至於此豈不可以為仁人乎故曰後一節言人之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

正蒙

詹淮集解

卷之三

大學

范育序曰夫子之為之書也有六經之所未載聖人之所未言蓋道一而已語上極乎高明語下涉乎形器語大至於無間語小入于無朕一有窒而不通則必理為妄正蒙之旨高者抑之下者舉之虛者實之礙者通之衆者一之合者散之要之立乎中正正之矩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載日月之所以明鬼神以幽風雨之所以變江河之所以流物理以辨人倫以正造端者微成能者著知德者崇就業者廣本末上下貫乎一道過乎此者淫遁之徑言也不及乎此者邪諛之卑說也推而放諸有形而準推而放諸無形而準推而放諸至動而準推而放諸至靜而準無不包矣無不盡矣無大可過矣無細可遺矣言



若心平其極矣道若是乎其至矣聖人復起無有問乎斯言矣

太和

如紐之端

卦馬

太和所謂道中濇汗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生細縊相涉藤負扁  
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起知於易者乾乎故法  
於簡者坤乎散殊而可象為氣清通而不可象為神不如野馬細縊  
不足謂之太和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幸易者見此謂之見易不如  
之虫有周公才美其知不足稱也

動靜相感之理

太和陰陽會合中和之氣也氣本不可以言道以道無形指陰陽  
而狀其本體為言耳即易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也其中濇汗浮  
沉升降動靜相感之理陽氣浮而升為天陰氣沉而降為地有息  
者動無息者靜陰陽之物交相感應此以體而言也乃生二氣摩

邊勝負屈伸之端勝負若日月之盈虧屈伸若寒暑之來往此以

用而言也其來之始則甚細密而自真寃其歸也則又廣大而後  
久此以流行而言也乾曰為之主宰万物即其所知便能生物而  
无遺故為乾之道順於乾而不相作至簡而成物者故為坤之德  
此以生物而言也其高下散殊有形可象者為氣申言生物者之  
著也散入牙形清通而不可象者為神申言流行者之妙也亦如  
田間之野馬細縊交密上下東西飛揚无息豈足謂之太和哉太  
和即道也故知此而後謂之知道其變化即易也故見此而後謂  
之見易苟不如是雖有周公之才美而智不能察乎性命之原天  
人之際亦何足稱於世哉以太虛為氣之体其理謂之神又謂  
之生所以狀道之体太和為氣之用其理謂之化又謂之命所以

問張夫子  
上亨妙



狀道之用

天德相成

太虛無形  
無感無形

太虛無形氣之本体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尔至靜无感性之淵源有詠有知物交之客感尔以註結題亦客感客形與无感无感惟是性者一之

天尺性

天理人欲  
同行異情

以造化言太虛為氣之本体固无形也其所以或聚或散阴阳變化之客形尔形非常也以人心言至靜為性之淵源本无感也其所以有詠有知事物外交之客感耳感非常也客感客形氣也无感无形尔唯至人尽性見道成形而不泥於形雖形犹无感而物亦虛也得道於感而不累於感雖感犹无感而動亦靜也故曰能一之所謂天地万物与道為体而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者此也口橫源太虛之說本具說无極至周子言无極之中有太極之理

神在太極

至動極而靜也極後動分阴分阳方見太極之妙太極本无極也正如張子言太虛无形之中有神化之理至其聚其散方見神化之妙神化本无形也口朱子曰張子太虛本是說无極却又只說得无字无極字落在中間太虛字密在一边了又曰客感客形与无感无形未免分截作兩件事至人如此說只說形而上形而下而已

相與矣

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塗然其為理也順而不妄氣之為物散入无形而得吾体聚為有象不失其常太虛不能无氣二不法不聚而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循是出入身皆不得已而然也然則至人尽道其間無体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彼語寂滅者往而不久物生執有者物而不化二者虽有間失以言乎失道則均焉



不得已而然以上言斯道之妙体用相循以下言体道之人得失  
隨異天地之氣生而聚死而散攻而勝取而合必有百全之多然  
氣中之理順道而无為當聚而聚當散而散當攻而攻當取而取  
何嘗逆害而虛假哉且氣之為物散入无形即氣之本體故曰適  
得吾體聚為有象即變化之容形故曰不失吾常其順而不妄者  
如此夫空虛些毒之衣即有此氣不去不凝聚而生万物此皆自  
无而有也万物不祛常聚又復消散而為太虛此自有而復歸於  
无也其攻取百全者如此乘氣之聚散為理之出入乃天道之常  
然夫豈勉強作為於其間哉至人及天地之道故物來則順過而  
不有一阴阳聚散之机是皆兼体阴阳之理而又不繫於阴阳之  
氣仁之至智之及也豈不存神之至哉彼佛氏徒知散入无形謂

委之空虛

寂滅者也往而不反不知氣不能不聚而為万物則理氣相隨  
不為之用老氏徒知聚為有象狗生執有者也物而不化不知万  
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則理氣相離而不為之體各偏於一偏而  
同為失道矣

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亡者可存一性矣

氣有聚散而太虛本體无聚散故曰聚亦吾體散亦吾體死之不  
亡即列子所謂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之意性即生  
死之理也此即上文散入无形四句意知此則是能合有无顯  
為一而不滯於有矣故可存一性

知虛空即氣則有无隱顯神化性命通一死二顧聚散出入形不形  
能推本所從來則深於易者也若謂虛能生氣則虛无窮氣有限人



三陰之矩  
偏佛之徒

老子有生於无自然之論不識所謂有无混一之常若謂万象為太  
虛中所見之物則物与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  
而有陷於浮屠以山河天地為見病之說此道不明正由情者更知  
体虛空為性不知本天道為用反以人見之小因緣天地明有小畫  
則巫世界乾坤為幻化幽明不能舉其要遂墮等妄意而然不悟一  
陰一陽範圍天地通乎晝夜三極大中之矩遂使儒佛老莊混然一  
途語天道性命者不問於恍惚窈冥幻佛則定以有生於无老為窮高  
燬微之論入德之途不知擇術而求多見其蔽於彼而陷於淫矣

虛空即氣所謂太虚无形氣之本体也曰有曰顯曰化曰命皆以  
氣言曰无曰隱曰神曰性皆以虚言聚為出散為入出則形入則  
不形所從來為聚散之本然即氣之運者所謂易也老子曰天下

万物生於有有生於无又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屠以山河大地為幻妄見病謂癡昏也体虛空為性以太虚為理  
也本天道為用此理根本氣化以流賦非二物也因緣依倣推測  
之意明見也詐相惑曰幻佛氏謂一切衆生種種幻化散而不形  
則幽聚而形則明此幽明之要也躡寺不能下李以知人即欲上  
達以知天也意揣度也一陰一陽範圍天地通乎晝夜皆易大傳  
之辭引此以明天地晝夜皆氣也而所以運之範圍之通之即理  
也言知虛空即氣則知有无隱顯神化性命本非有二顧其聚散  
出入而有形不形耳苟能推本所從來則知太虚為氣之本体而  
於易深矣夫虚之无窮氣之无窮也若謂虚能生氣則入於老氏  
之論而不識有无混一之常太虚不能不聚而為万物万物不能



不散而為大虛也若謂万物為太虛所見之物則又陷於浮屠之說而不知形性相演之實此道所以不明也中庸者粗知以虛為理而不知本天道之生物者為用以人測天見之不盡則經世界乾坤皆為幻在幽明之際莫舉其要遂躐其妄意而然耳夫一陰一陽即所謂道範圍天地通乎晝夜貫道之為三極大中之矩天道即陰陽地道即剛柔人道即仁義理未嘗離乎氣也不此之悟遂使吾儒其端混為一途語天道性命者不入於佛則入於老矣不知撰術而求入德之途我何而不為披羅之歸乎

三極大中之矩

氣塊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絪縕嗟生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欤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散為風雨為雪霜方品之流形山川之

虛動靜之機

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

塊霧昧貌塵埃也氣之充滿也氣之上下曰升降氣行四方曰飛揚息氣也吹嘘也機所由也始猶母也陰陽二氣塊然於太虛之中此語其體也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是言其用也易所謂絪縕也上万物化醇莊子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欤此天道之一虛一實一動一靜妙用由是氣而行故曰機一陰一陽一剛一柔一休由是氣而立故曰始此言示有天地万物之前而其里已具所謂體用一原也陽氣清則上浮而為天陰氣濁則下降而為地其感遇而為風雨雪霜聚而為方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散而為糟粕煨燼皆具里之發見故曰無非教也此言有天地万物之後而里各寓於其中所謂顯微無間也



聖人知明

聖人知明

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刑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无刑方其聚也  
 安得不謂之客方其散也安得謂之無故聖人仰視俯察但云知  
 明之故不云知有無之故盈天地之間者法象而已又理密察非  
 離明謂日法象謂物刑察昭著也氣聚則自得而見不聚則不得  
 而見然聚為客形非至此而有也明而可見耳散亦吾体非至此  
 而无也幽而難見耳故易於聖人仰觀天文俯察地理但云知幽  
 明之故不云知有無之故者可以幽明言不可以有無論也盈天  
 地間皆物之刑文里昭著非且不能以見之此申言有死之故以  
 明首四句之意也弟以聚散出入如罟無端方刑之時固明也聚  
 則必散而幽之因已存不而之際固幽也散則必聚而明之故已

在此申言幽明之故以明次四句之意也

正蒙發明理氣二字先儒謂當離合看何如曰理寓於氣而不  
 離故當合看理主乎氣而不離故當離看張子於太和謂道一

章先合言而後離說太虚无形一章先離說而後合言天地之  
 氣一章則言其不離於氣者知虚空即氣一章則言其不離於  
 氣者氣也然太虚一章則再言不離氣聚離明一章則再言不  
 離終太和一篇之旨無出此二者

又太虚指太虚  
 入位

氣聚散於太虚猶水凝釋於水知太虚即氣則無無故聖人謹性  
 与天道之極盡於參伍之神變易而已諸子浅妄有上無之分非窮  
 理之學也

太虚之氣聚則為萬物散則為太虚猶水凝則為水也釋則為水



氣不外於太虛水不外於水出氣之聚散即大虛之所為是大虛  
非離氣而入於外者知此則不可以死視大虛之理矣氣之從  
來交錯為參伍參伍之間有神存焉所以妙乎參伍之用者也至  
人語性于大道之極不外乎參伍之神流行參伍者而已未嘗是  
參伍參伍之外別有虛空不著於氣者以為性與天道也若在首  
老佛之徒所見淺近虛妄遂有專於有一於無之分不免岐理氣  
為二物參伍窮理之學哉

大虛為清也則無礙也故神反清為濁也則礙也則刑

氣未涉於刑則清通而妙反乎是者則聚而成形夫即首章散殊  
而可象為氣清通而不可象為神之意蓋神者氣之本體刑則天  
氣紛擾合而成質者也

占程子之說

程子曰一氣相涵周而無餘謂氣外有神神外有氣是兩之也  
清者為神濁者何獨非神乎

周行而無礙

凡氣清則通昏則壅清極則神故聚而有間則風行而聲聞只達清  
之驗與不行而至通之極與

通即無礙壅即礙也間隔也陽氣遇陰氣凝結間隔而不得入則  
周旋不舍為風而聲聞俱達此由其氣之清故其行之通如此故  
曰清之驗清之驗通也通之極神也此特舉風一端以為清通之  
証然氣之清者不獨風為然也

由太虛有名

合虛之氣有性

名

合性與知之見

有以之名

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  
覺有心之名

天無形故由太虛有天之名一陰一陽之謂道故由氣化有道之



心統性情

四者未是理

太虛感應之目

神化糟粕

名虛之理隨氣賦焉而人物得之以為性故合虛與氣有性之名  
心統性情者也故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朱子曰本只是一箇太虛漸細分得密耳陳潛室曰四者本是一理但所由之名異耳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聖者至誠得天之謂神者太虛妙應之目凡  
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耳

鬼神者乃二氣屈伸往來自然耳聖人則至誠無息如天之悠久  
無疆乃得天之道也神者無形乃太虛之理妙於應物之名其天  
地之間山川草木之類凡為法象者皆神化中所餘之糟粕耳天  
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非神化之至妙猶聖人之制作皆道德之  
粗迹非道德之至精也

從二端

天道不窮寒暑已衆動不窮屈伸已鬼神之實不越二端而已矣

天道之所以不窮寒暑推迂而已衆動之所以不窮屈伸相裨而  
已衆動擅萬物也寒也屈也鬼也暑也伸也神也鬼神之所以為  
鬼神不越此二端而已非謂別有一鬼神如佛老之所云也

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兩體者虛實也動靜也  
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已

兩者氣也化也一者理也神也理無形假氣以形其形氣無主輔  
理以為主兩之用不立則太極之躰不可得而見太極之躰既不  
可見則陰陽之用亦止息矣陰陽之二體者陽生故虛陰成故去  
陽噓故動陰吸故靜陽性發散陰性凝聚陽氣輕清陰氣重濁然  
其分雖有不同其究則一神之往來而已

神往來



聖人以剛柔立

本 感而後有通不有兩則無一故聖人以剛柔立本乾坤毀則無以見

功

乾坤改則無以見易

感者彼此相感兩也通者流行不已之神一也必兩相感而後有通使非彼此相感而往來相禪則其中之所以不已者何以見哉政聖人凡有應酬皆以剛柔為主一理自此而行若剛柔不立則何成感通之妙哉故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是皆有兩而後有一者也剛柔乾坤是有兩者也本與易是為一也易以作易言此以人事言申衆動不窮四句之意也

天地之大義

天地之大義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游氣皆氣之飛揚發散紛擾三五雜揉參錯不齊也得其全者通

者為人得其偏者塞者為物人之稟文有昏明強弱之異物之稟又有高下大小之殊所以生人物之異陰陽循環氣之流行也此言氣之生物雖因所稟而有殊其兩端之流行則為天地之常理而不變也

朱子曰游氣紛擾氣之用也動靜兩端氣之本也陰陽循環如磨游氣紛擾如磨中出者

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神易無方卦一陰一陽陰陽不測皆所謂通乎晝夜之道也

神易無在

此歷引係辭之語而總斷之也日月相推盈而明生寒暑相推迂而歲功成聖人則範圍而曲成至神之妙無有方所易之變化無有形體一陰而又一陽不可窺測皆所謂燕乎幽明死生鬼神之神



聖窮理也  
成德

道也日月寒暑者天之感應自然之常道無方躡而不定此聖人窮  
神知化之盛德也

晝夜者天之一息乎寒暑者天之晝夜乎天道春秋分而氣易循人  
一宿寐而魂交魂交成慶自感紛紜對寤而言一身之晝夜也氣交  
為春萬物操錯對秋而言天之晝夜也

人之呼一吸為一息春分半陰半陽秋分亦半陰半陽陽易陰  
則春分猶魄交魂而為寤也陰易陽則秋分猶魂交魄而為寐也  
氣本之虛則湛本無形感而生則聚而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  
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故愛惡之情同出於太虛而卒歸於物  
欲倏而生忽而成不容有毫髮之間其神矣夫

愛惡皆具  
太虛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故氣之本於太虛者湛然本無形也及其交

感而生物則始聚而有象焉有象則爾我角立而有對矣有對則  
心異事殊而反其為矣有反則違行致訟而有仇矣仇不終仇必  
和而解焉仇惡也解愛也是愛惡之情其始同出於太虛而其卒  
乃歸於物欲非外乎太虛而有是亦非直乎太虛而有是也此見  
性本善有不善者物欲之累也程子所謂善惡皆天理亦此意間  
息也無心而成化不疾而自速故曰其神矣夫

善惡皆天理

天有交勝理

氣與志天與人交勝之理聖人在上而下民咨氣一之動志也鳳  
凰儀志一之動氣也

天之氣人之志有交相勝之理帝堯在位而下民其咨者此天之  
氣一能動聖人之志天勝人也蕭韶九成而鳳凰來儀者此聖人  
之志一能動天之氣人勝天也



參兩

地所以兩分剛柔男女而效之法也天所以參一太極兩儀而象之性也

參天兩地義如何

此釋易參天兩地之義兩儀即天之氣太極即天之神剛柔男女即氣之化而神之著也效之法有形之質也象之性無形之理也剛柔男女分之皆兩地所以兩者效法於此也太極兩儀合之則三天所以參者象理於是也

神兩化

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兩在故兩故化推行於一此天之所以參也

一物兩體即一太極兩儀也雖一也然陽動則太極在陽動之中陰靜則太極在陰靜之中故神妙不測陽動陰靜化生萬物要之亦推行乎此一耳一神兩化此天之所以為參也

天地之常體

地純陰故聚於中天浮陽運旋於外此天地之常體也恒星不動純繫乎天與浮陽運旋而不窮者也日月五星遊天而行并包乎地若地地在氣中雖順天左旋其所繫象象隨之稍遲則反移徙而右爾間有緩速不齊者七政之性殊也月陰精反乎陽者也故其右行最速日為陽精然其質本陰故其右行雖緩亦不純繫乎天如恒星不動金水附目前後進退而行者其理精深存乎物感可知天鎮星地類然根本五行雖其行最緩亦不純繫乎地也火者亦陰質為陽性焉然其氣比日而微故其遲倍日惟木乃歲一盛衰故歲歷一辰辰者日月一交之次有歲之象也

辰者日月交之次

此又明天地一氣日月星辰運行之道地則純陰而凝聚於中為山川草木也天則浮陽而運旋於外為日月星辰也皆天地之定



日月五星之情  
性不同

體萬古不易以天而言二十八宿恒星不動純繫乎天與氣之浮  
陽者運轉而無窮者也日月五星之常動者則逆天而行并包乎  
地者也是地亦在氣之中間故日月五星雖順天左旋所係十二  
辰之象亦隨之而行但稍遲則文移徙而右旋矣非實右旋也其  
緩速不齊則日月五星之情性不同而然月為陰精借陽故右行  
之速日為陽精陰質故右行之緩亦不與天同行也金水附日而  
行或進或退由乎物之所感可知如金星行則侯王不寧縮則侯  
王有憂之類是皆金星附日而行有感於物而然也水星則見早  
為月蝕晚為慧星之類皆水星附日而行有感於物而然也鎮星  
乃地土之類為五行之根本故行最緩十年而一周天不與地同  
運也火者太陽之精陰為之質故內暗而外明陽為之聚故性燥

而光顯其氣少微於日而行倍遲於日焉木則一歲盛衰者歲必  
遲一辰如子為亥愕丑為星紀之類木星一歲星官故木曰歲星  
十二辰為十二月日月交會之次舍有一歲天日復會之象也

地物也天神也物無踰神之理顧有地斯有天若其配然爾

地有形故曰物天惟氣故曰神天之氣包乎地之外行乎地之中  
故曰物無踰神之理蓋形氣相兼氣恃形而存若相配偶故曰顧  
有地斯有天若其配然爾若要而言之天至尊無對而陽得以兼  
陰也

地有升降日有修短地雖凝聚不散之物然二氣升降其間相從而

不已也陽日上地日降而下者虛也陽日降地日進而上者盈也此

一歲寒暑之候也至於一晝夜之盈虛升降則以海水潮汐驗之為

海水潮夕之  
為信



信然間有小大之在則察日月朔望其精相感

修長也朝曰朝夕曰沒言因地有升降故日有長短地雖凝聚不散者然陰陽二氣升降其間地亦從之以升降而未嘗已也自春至夏陽氣日升而上則地日降而下者地下無陽氣而虛也自秋至冬陽氣日降而下則地日升而上者地下有陽氣而盈也陽升於上則為暑陽降於下則為寒此夏極暑而冬極寒也地降於下則日長地升而上則日短此夏日長而冬日短也夫既有升降又有小升降若一晝夜之升而虛降而盈則驗於海水潮汐而可信地降而下則海水溢上而潮汐至地升而上則海水縮下而潮汐退其間潮汐有大小之差則係日月朔望其精相感之不同也朔則月與日合望則日與日對月精得乎陽而陰氣方盛與水精相感故朔望之潮皆大餘日則小矣春秋之中陰陽之氣和故潮水亦大也

法

日質本陰月質本陽故於朔望之際精魄反交則北為之食矣

日外陽而內陰月外陰而內陽精者日之質魄者月之質朔而日月之合同道同度則月之魄交於日之精而日光焉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道同度則日之精交於月之魄而月光焉之食若同道不同度同度不同道不正相合不正相對則皆不食矣

中本

虧盈法月於人為近日遠在外故月受日光當在於外人視其終初如鈞之曲及其中天也如半璧然此虧盈之驗也

月於人為近日遠在外者以月望時言望之時月在天上日乃在地下人在中間是人近而日遠也故月受日光全體皆明必常在

中本

中本

十一



於遠外若人視其終之且中於天初之昏中於天則與日近矣  
但如鈞之曲如半壁而已不能全體皆明也此可以驗其證者在  
於遠日虧者在於近日蓋近日則光測照而遠日則正對也初五  
日初生時為初二八九日將終魄時為終  
月所位者陽故受日之光不受日之精相攻中弦則光為之食精之  
不可以二也

月所位以其質言陽也日之精亦以其質言陰也陰陽相交故不  
受日之光陽也陽與陽合故受弦直也當也中弦正對之意也受  
日之光故光應之則明不受日之精故相望中弦正與相對而精  
射之則食蓋光者用精者體用可以兼乎外而體則一而不可  
以二也故精不能及月而不為月所受人之心之妙寂然不動感而

遂通之故亦如此

陰藏焉

相養制

日月之形否  
不交

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各得其所安故日月之形方古不變若陰陽  
之氣則循環迭至聚散相流升降相求相親相探蓋相兼相制欲一  
之而不能此其所以為伸無方運行不息莫或使之不曰性命之理  
謂之何哉

陰之精藏於陽之宅則得所附而不散陽之精藏於陰之宅則得  
所蔽而不洩故各得其所安日休本陰陰之精藏於陽也月休本  
陽陽之精藏於陰也故其形方古不變至於陰陽之氣如環之運  
此來彼往或聚或散交相摩盪或升或降交相感應細縕交索而  
相維揉有陽以生而後成之功有因有陰以成而後生之功以顯  
相兼也陽長而陰消陰長而陽消相制也是皆以兩而立理所必



天雖有息

何欲齊之而不可得此其或或伸了無方所運行天地無有止  
息非有以使之而然此則性命之理也蓋氣非理不行不有理為  
之士安能用流而不歸哉

閏餘生於朔不盡周天之氣而世傳交食法與閏異術蓋有不知而

吳氏淳問作者術

異術

閏餘積月之餘日而置閏也朔日月之合朔也用天之氣謂二十  
四氣以一周天之期也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  
日不及天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一周天月行日  
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七日有奇已一周天又二  
日而與日會一歲十二會得三百五十四日有奇歲有十二月月  
有三十日三百六十日歲之常數也日行而多五日有奇為氣盈

月行而少五日有奇為朔虛不盡周天之氣者十餘日以之積分  
而置閏三歲一閏五歲再閏至于有九歲七閏而氣朔分齊之為  
一章焉交食日月交相食也月行十四日九時有奇而與日對則  
月食月行二十九日有奇而與日會則日食其法正與閏同而世  
傳之法與閏異術其不知其理而妄作矣

陽之德主於遂陰之德主於閉

遂直遂發生也春夏之時是也閉收藏也秋冬之時是也

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其勢均散陽為陰聚則相持  
為雨而降陰為陽得則飄揚為雲而升故雲物在布太虛者陰為風  
驅歛聚而未散者也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  
淫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其聚有遠近虛實故雷風



有大小暴緩石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疾氣噎霧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止

此一段見得陰陽之情也陰之性主於凝結翕聚陽之性主於發達散布然陰凝之極陽氣必有以發散之其勢同歸於散陽方發散陰又凝合以累之則二氣相挾為雨而下陰方凝結陽得以鼓動之則飄飛奮揚為雲而起此所以雲氣分列於空中者蓋雨雪皆陰之屬也風屬陽皆陰氣為風所驅逐不能散故如此也故凡陰氣之凝結陽在陰中不得出則擊發而出為雷之聲陽在陰外不得入則運轉不已而為風之飄蓋雷風皆陰之屬也是氣之聚遠而突故雷風大且暴氣之聚近而虛故雷風小且緩陰陽和合而解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合而解散則為乖戾之氣為昏曠陰

雲氣分列於空中

霾氣常弛散而舒緩受陽氣之交合則風雨調順當寒而寒暑而暑而皆得其正矣

火曰外光能直而施金水內光能闢而受受者隨材各得施者所應無窮神與形天與地之道與

直者照臨無碍之謂也受者隨材各得妍媸美惡未嘗有隱而必由於所感不能自施形與地之道也形則碍地不倡也施者所應無窮隨在光皆至焉神與天之道也神無物不能天所以倡也此以火曰金水之道與形神天地相合故以之配說非即以火曰為神與天金水為形與地也

木曰曲直能既曲而反伸也金曰從革一從革而不能自反也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金者土之華實也

木金華實



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之為物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也蓋得土之  
厚華於水火之交也金之為物得火之精於土蓋得水之精於土  
之濡故水火相待而不相害鏢之及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於水  
物之既成或成火之際也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地之質也化之終也水火  
之所以升降物兼體而不遺者也

既屈反伸謂屈之而能自直也從革不自反謂鏢鑄鍛鍊由人而  
成也與陰陽升降言其炎上潤下與陰陽之氣同升降於天地之  
間皆非土之所得而制也水為土之華金為土之實其性皆有水  
火之雜故木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交  
也金之為物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土之燥即火之精著於土中而  
為乾燥先光者是也得水之精於土之濡土之濡即水之精著於

五行惟其

土中而為濡潤不動者是也故水火相資而不相害鏢之乃復流  
動如水火然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五行之生惟  
土最後故曰化之終水火之所以升降因於土且又兼體万物而  
物不能遺者也○朱子曰陰陽五行康節說得法密橫渠說得理

透

透

天道

義

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聖人之動無非至德天何言哉

發

禮記曰天道至教聖人至德此引以釋論語至教謂示人以至理  
無非至德即所謂妙道精義之發也

仁

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且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仁

仁

仁



朱子曰此數句從赤心片片說出來荀揚豈能到體物循言為物之體蓋物物皆有天理體之而無所遺也猶事事皆本於仁體之

而無不在也禮之大小無非愛敬懇惻之所發見者是仁體事無不在也凡人往來游息之所此理無往而不在是天體物而不遺也

朱子曰此數句從赤心片片說出來荀揚豈能到體物循言為物之體蓋物物皆有天理體之而無所遺也猶事事皆本於仁體之

上天之載有感必通聖人之為得為而為之也

天道之行有元有亨而以始以通有利有貞而以遂以成初不假於造作聖人之為仁義之出因平時禮智之行當其可一皆自然而然亦何事於勉強哉此言上天之神與聖人之神也

朱子曰此數句從赤心片片說出來荀揚豈能到體物循言為物之體蓋物物皆有天理體之而無所遺也猶事事皆本於仁體之

天不言而四時行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誠於此動於彼神之道

朱子曰此數句從赤心片片說出來荀揚豈能到體物循言為物之體蓋物物皆有天理體之而無所遺也猶事事皆本於仁體之

易曰觀天之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神道設教者道以德而民声色也誠於此自動於彼天非圣人无所容心也是之謂死為而死不為發微不可見而充周不可窮故曰神之

道天不言而信神不怒而威誠故信无私故威

天体无言四時運行確然不易信也神歟不測赫赫在上匪怒而威天命推移真實死妄故去信天道生殺至公死私故去威

朱子曰此數句從赤心片片說出來荀揚豈能到體物循言為物之體蓋物物皆有天理體之而無所遺也猶事事皆本於仁體之

鼓万物而不弁圣人同憂天道也圣不可知也死心之妙非有心所及也

顯之而發造化生育之仁藏之而本成物機緘之妙此天地鼓万物而皆以自然之理圣人循天理而欲万物同之所以有憂天地



天地則死愛

天地死愛之妙

則无憂也圣人固不可知也但天地死愛之妙非圣人有心所及故不能无憂也

帝之聖也

天之知物不以耳目心思然知之之理過於耳目心思天視聽以民明威以民故詩書所謂帝天之命主於民心而已焉

天无形其知物何有耳目心思然知之理過於耳目心思者則假公共之形以廣所知也故詩書皆謂天命在於民心民其有形之天歟安可以為微賤而忽之也明者顯其善畏者威其惡

孝者當存德性則自然默成而信矣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知上天之載當存文王默而成之存乎德行孝者當存德性則自然默成而信矣

天道之神至難明也而欲明之存乎能盡天道之人大雅文王之詩曰上天之載死声无莫儀刑文王以文王能盡天道不知天載

谷之神也

者當存文王而儀刑之也默而成之也非有德者不能孝者必能常存德性而物欲不行則自然默成而不言自信矣谷之神也有限故不能通天下之聲圣人之神惟天故能周万物而

知朱子曰谷之虛也声達焉則響應之雖神化自然也然有限而不能遠天之神能妙万物無所不生圣人之神即天也故能周知万物無所不達

圣人有感無隱

正猶天道之神

父子感則仁顯君臣感則義著此圣人有感無隱也天道之神春感而物忽生焉秋感而物忽成焉若是之類皆隨感而應者亦何隱之有



形而上者得意斯得名得名斯得象不得名非得象者也故證道至於不能象則名言亡矣

形而上者自天而言如始曰元通曰亨終曰利成曰息之類自人而言如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知之類隨一意而稱一名因一名而托一象蓋必得理之意而後得此名得理之名而後得此象苟不得其所以名則非得其所以象矣故語道而至於不能象於名言何有哉象猶言情狀性之類非謂聖有象也

正明

正明不為日月所眩正觀不為天地所遷

易大傳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正與貞同觀示也人君所以為法於天下者也言明之不正若如烽火蠶蠶之類遇日月則失其光惟君子之正明與日月合其明而無所不照豈為日月所眩哉觀之不正者如一時苟且之制度不義則變廢無存矣聖人之正觀配合天地而万世無疆為天地亦易所遷哉易以造化言此以聖人言

神化

体用於氣神大德化天道德其体道其用一於氣而已

氣渾淪

妙

神者一氣渾淪之妙天之心也化者二氣交運之機天之事也神即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也化即所謂乾坤闔闔往來交通者也一於氣言神化形而上者然未嘗離乎陰陽也

虛明昭鑒神之明也無遠近幽深利用出入神之充塞無間也

虛明昭鑒神之体充塞無間神之用利用出入即及爾出往及爾游衍之意



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矣神為不測故緩急不足以盡神化為難知故急辭不足以体化

阴阳不測之謂道

主乎氣而不滯乎氣神化之理形而上者也不有言辭以伏之則亦無以識其形容矣必得辭斯得象象斯言情狀非指形而下者言也然神化不固故皆有緩急之殊神之固必合無定底物事緩辭則神散失矣化是固相生循漸底物言急辭則化驟絕矣如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則足以益神如曰生生之謂易則足以体化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其在人也知義用利則神化之事備矣德盛者窮神則知不足道之化則義不足云天之化也運諸氣人之化也順天時非氣非時則化之名何有化之實何施陰不極則陽不生而其生也必自一陽以馴至於太陽之極陽不

美之種化

鬼神之化

極則陰不生而其生也必自一陰以馴至於太陰之極推行有漸也陰極陽生而陽之中未嘗無陰陽極陰生而陰之中未嘗無陽合一不測也天之神化如此其在人也精義入神而能知乎義則神之事備矣利用安身而能用乎義則化之事備矣知義智也用義義也德之盛者窮神而達天德則智固不足道知化而配天道則義又不足云此則聖人之神化也夫神固在於會天之理而化必在於合天之氣故又言天之化也在運乎陰陽之氣人之化也在順乎時措之宜天而非氣人而非時且無化之名何有化之實哉

鬼神之化不可揜人有是心在惡微必乘間而見故君子雖

生理要卷之二

正氣

三



人者鬼神之會善惡在心而既實必乘間而發見於容貌言動之間此求神之誠不可捨也君子幽獨之防不使惡習於心耳

神化者天之良能非人能故大而位天德然後能窮神知化

神化者上天流行之妙自然而非人所可能也人至於大化而

天德在我然後能窮神知化而天之良能人亦與能矣

大可為也大而化不可為也在熟而已苟謂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

之致非智勇能強也

顏真子祭

德之大者猶顏子具聖人之亂尚可為也大而至於化則造於不

可知之域非至於聖者不能為也亦在乎工夫純熟則自能從容

而中矣神者妙萬物而死者化者著萬物而有迹焉窮神知化

是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非聖人德盛仁熟不能至此又豈事尚智

先後天而不

先後天而不違順至理以推行知無不合也雖然得聖人之任者皆

可勉而至猶不害於未化爾大哉聖人化則位乎天德矣

聖人無私

聖人無私以道為軀意之所為默與天契知理如是表而行之是

先後天而不違也其順至理以推行一天而已何嘗不合哉此則

聖人化者之事也得聖人之任所謂誠具聖人者即大也固可勉

而至於天合猶不免為未化也大則感於聖故於道言可勉而能

必化而莫知其所以然則居有天德自然之地而至於聖神之域

豈豈大無所能及哉

大則不驕化則不吝  
人惟所得者小有一善可矜故以能病人而至於驕大則無所不



有自不見其能何驕之有人惟物欲繫累不能融釋所以有文化則私欲淨盡物我無間何吝之有

無我而後天大成性而後聖聖位天德不可致知謂神故神也者聖而不可知

無我而後天已私去而道可全也大成性而後聖聖養文而自此也聖在天德與天為一也聖不可知謂神非聖之上又有神也此

鮮孟子之意

見我則義明動而不括則用利屈伸順理則身安而德滋窮神知化與天為一豈有我所能勉哉乃德盛而自致爾

此與下節皆以釋易咸九四交善與朱子本義少異見我則義明四句言下學之功窮神知化四句言上達之妙

養賢致

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思勉之能強故崇德之外君子未或致知也

內外交養

此與上章同意研精又理妙以入神知之功也然事理素定於內則施於外者無不順順於致用以安其身行之功也然所用既順於外則養於內者益以厚此明內外之交養而知行之相資也神者妙万物而無方化者著万物而有迹窮神知化蓋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是則知行交養德盛所致非思之所能得勉之所能至者故君子惟盡力於精義以致其用利用以崇其德自崇德之外則有所不能致其力者故能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

君子精義致用

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存虛明又至德順變



化達時中仁之至義之盡也知微知彰不舍而繼其善然後可以成  
人性矣

此神化以在人者其德賦於心為不測非揣摩之所能得在於  
存之而已天道體於身為有漸非陵躡之所能為在於順之而已  
存虛明之體而又於至德則天理全而仁之至神在我矣順變化  
之道而達於時中則事皆宜而義之盡化在我矣未至此者知微  
知彰則存神矣不舍而繼其善則順化矣神化立則成性矣

神天下之動惟神為能變化以其一天下之動也人能知變化之道其必知神之  
為也

萬物妙於一心則為神一理散於万事則為化惟一心之理能散  
而為万事之理以一心之理能貫乎万事之理也人能知運化之  
妙其必知本体之立者也此一節正言天德死而為天道由体而  
用也

見易則知其幾見易則神其幾矣

易即變化也幾近也變化之所在即神之所在所謂知變化之道  
其必神之為也

知禮而後去知神而後去饗帝饗親見易而後知神是故不聞性矣天道而去制  
帝享禮禮作樂者未矣

帝者物之所以生親者身之所以生饗帝饗親報本反始禮樂之  
大者神則至誠莫測天地之心而生物之原也知此則理之微者  
先乎不達然欲知此則又在乎見陰陽變化之妙耳人物所受曰  
性造化流行曰天道即神易也於此有聞然後能制禮作樂以饗

昧於變化之始



帝嚳親

忘物累嗜

徇物喪心人化物而滅天理者予存神過化忘物累而順性命者乎  
耳目鼻舌之欲皆人所不能免者一徇乎此則本心隨其入及覓  
移於物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存神則道心為主而人心聽命過  
化則應物无迹而事皆合宜雖以物養而物不能累聖人之所以  
盡其性也

全委所盡  
其性

敦厚而不化有体而无用也化而自失焉徇物而喪已也大德敦化

仁知而委  
事備

然後仁知一而聖人之事備性性為能存神物物為能過化

敦厚而不化但能自守於内而不能隨物應之於外故為有体而  
無用化而自失則應物有方而不知所以自守故為徇物而喪已  
惟大德之人内能敦厚而存神外能應物而過化敦仁也化智也

仁且智聖人之事備矣至於性性為能存神則極其仁而敦不兄  
言矣物物為能過化則極其知而化不足言矣性性是我能全其  
性而不為情所溺以失其性物物是我能隨其理以應之物各付  
物不以已之私意參乎其間也

無習正以  
在物應物  
非因天地亦

與我然後得正已之盡存神然後妙應物之感範圍天地之化而不  
過過則溺於空淪於靜既不能存夫神又不能知夫化矣

得正已之盡所謂性性神之所以存也妙應物之感所謂物物化  
之所以妙也此言無我而後能存神存神而後能過化苟曰範圍  
天地之化而不過言存神體化者當以天地之化為之範圍而不  
可或過過天地之化則溺於空而不能存夫神淪於靜而不能知  
夫化矣



旁行不流圓神不已也百姓日用而不知溺於流也

旁行猶言曲盡言於天下之道無所不知能旁行以貫通焉而不流於欲是其心圓神周流而不倚也溺於流則是陷於欲故不知道不知道則窒而不通不能旁行夫

又以此為本  
長教也  
義以反經為本經正則精仁以教化為深化行則顯義入神動一靜也仁教化靜一動也仁教化則無弊義入神則無方

精義主知言顯仁主行言物各具一理故曰義物皆同一理故曰仁彼義則復天理當經為本使萬理有所統歸經正則義無不精矣彼仁則厚天理流行為深使一理隨感而見化行則仁無不顯矣窮理而至於精義入神萬殊歸於一本動一靜也運理而至於仁教化一心而運天下靜一動也仁教化則德不擇地故曰無方義入神則妙不可測故曰無方

動物

動物

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為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陰陽升降為聚散之漸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為鬼以其歸也

動物之與鳥獸魚蟲之屬本諸天得天之氣也呼吸則氣聚而生不呼吸則氣散而死植物草木之屬本諸地得地之氣也陽升則氣聚而榮陰降則氣散而悴氣日至而動植之物滋息氣日反而動植之物游散以其日至而神故曰神以其日反而歸故曰鬼

水之滙往

海水凝則冰浮則漚然冰之才滙之性其存其亡海不得而與推是足以究死生之說

生理正理  
生理正理  
生理正理



海水喻天地之元氣水凝釋於水滙浮城於水有存有亡喻人之元氣

海水喻天地之元氣水凝釋於水滙浮城於水有存有亡喻人之生死於氣也海不與冰滙存亡則天地亦豈有心於人物之死生也哉氣不註不聚而為人物人物不能不散而為氣此固死生之說也才性以氣質言蓋理無存亡故也此條張子分理氣為二不免有偏有息者根於天不息者根於地根於天者不滯於用根於地者滯於方此動植之分也

根天根地

動植之分

息喘息根本根也天氣也而有息故動物本於天地形也而無息故植物本於地天氣常運故動物本於天者不滯地形常靜故植物本於地者必滯此動植體用之所以皆異也

知行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知序然後經正知秩然後禮行

人之生也先者為長後者為幼此所謂得於天者自然之倫序有大小則有高下相与並立粲然有文以著見此其秩然不可紊之礼无非天也上天生物皆有不可易之序物之既生則當有不可紊之礼知序然後五品之倫正知秩然後五礼之日行

筦筥之理

物无孤立之理非同異屈伸始終以發明之則雖物非物也事百始卒乃成非同異有死相感則不見其成不見其成則雖物非物故一屈伸相感而利生焉

屈伸相感之理

物不可以孤立如有貴必有賤有尊必有卑有生必有死同異屈伸終始以發明之然後成其物否則雖物非物也事必有始有終而成如有進必有退有作必有止有可必有否同異有無相感乃見其成否則雖事非事也故易大傳曰屈伸相感而利生焉以事



對物言則事物異忽而事亦物也

見獨聞雖小異怪也出於疾與女也其見其聞雖大異誠也出陰

陽之正也

小異如觸射嘯梁之說大異如日食地震之類疾戾氣也妄非理之正也

賢者自賢

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

寤形開而志交諸外也夢形閉而氣專於內也寤所以知新於耳目  
夢所以緣舊於習心醫謂餓夢取飽夢與凡寤夢所感專語氣於五  
臟之變容有取焉耳

形謂冒緣因也晝之所為夜之所夢故曰緣舊於習心五臟肝  
心脾肺腎也有取言有足取也人動則魄交於魂則寤寤則陽在

水月內光

外陰在內知新於耳目知之分明如火日之外影也靜則魂交於  
魄則寐寐則陰在外陽在內緣舊於習心知之疑似如水月之內  
光也內經云甚饑夢取其飽夢又云脾氣虛則夢斬血藉藉得  
時則夢兵戰腎氣虛則夢舟船溺人得時則夢伏水中肝氣虛則  
夢菌香生草得時則夢伏樹下心氣虛則夢救火陽物得時則夢  
燔灼脾氣虛則夢飲食不足得時則夢築垣蓋屋氣與五臟之變  
也

土者形氣而成

物感之良去

聲者形氣相軋而成兩氣者谷響雷聲之類兩形者柝鼓扣擊之類  
形軋氣羽扇敲矢之類氣軋形人声笙簧之類是皆物感之良去人  
皆習知而不察者耳

相軋猶相感也形氣相軋者蓋總下四者而言也兩氣者以氣軋



氣兩形者以形軋形杼鼓槌也羽翮能翮風者鼓嚆矢之猛者也  
良去形聲之自然也習知言習聞察察其理也

形也志也臭也味也温凉也動淨也六者莫不有五行之別同異之  
變皆帝則之必察者乎

形有五目為木耳為火口為土鼻為金前後二陰為水聲有五角  
為木徵為火宮為土商為金羽為水臭有五膻為木焦為火香為  
土腥為金朽為水味有五酸為木苦為火甘為土辛為金鹹為水  
温凉有五春為木夏為火秋為金冬為水四季為土動淨有五動  
之始為木終為火淨之始為金終為水動淨之間為土相生為同  
相克為異五行同異氣也而太極无不在焉帝則太極也察昭著  
也

誠明

誠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聞見小知而已

德无不實而明无不照此天德在我而知之自然非受知於耳目  
者也

天人異用不足以言誠天人異知不足以言明所謂城明者性與天  
道不見乎小大之別也

以形論之天人異体有小大之別也以理視之天之未始不為人  
人之未始不為天七道於穆不已人有一毫私妄之雜未去为天

為一且升天人異用豈足以言城者天之道也天道高明覆物人  
有一毫物欲之蔽則必升天有間豈為天人異知豈足以言明无  
不照也惟誠明者純一不已而用升天同知周万物而智升天同

天人異用不足  
以言誠

天之未始不  
為人



人之性天之道渾淪无間自不見乎小大之別矣

仁智存乎本  
陰陽合存乎道

義命合一存乎理仁知合一存乎聖動靜合一存乎神陰陽合一存

世方委運合存  
乎誠

乎道性存天道合一存乎誠

辭受有義得不得有命或義可得而命不可得則以義而安命或

命可得而義不可得則以命而守義上命相合理之當然故曰又

命合一存乎理仁智一而聖人之事備故曰仁智合一存乎聖動

而无動靜而无淨神也故曰動淨合一存乎神一陰一陽之增道

故曰陰陽合一存乎道所增城者性存天道不見乎小大之別故

曰性存天道合一存乎誠首句以人事之散殊者言二句以人事

之統歸者言皆人之性也三句以造化之体言四句以造化之用

言皆天之道也五句則總承上文四句言也此章之言自末以緣

本末理  
天人一原

本由人以之天本末一理天人一源者也

仁孝所以  
天誠身

天所以長久不已之道乃所謂誠仁人孝子所以事天誠身不過不

已於仁孝而已故君子誠之為貴

君子誠之為  
貴

天之道發育万物所以長久而不已者乃所謂誠是誠在於不已

也夫人得是道於天以生而不誠是增逆天非事天之道也然則

仁人孝子之所以事天而誠身者豈无其道哉不過不已於仁孝

如天之不已而已也夫惟事天之道有在於不已之誠如此故君

子誠之為貴

性者乃勿源  
大人去其善盡

性者万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為去其善盡故立必

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独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

亦未如之何矣



性者我之所得於天即万物之所同得者也故非有我得私也  
惟大人去其私性而不私於一己故立必存万物俱立知必周万  
物而知愛必兼万物而愛成必存万物俱成彼自蔽塞而不足存  
立身知身愛身成者則亦死如之何然其心固歆其同存乎一源  
之性也此即大孝明德於天下中庸成勿之道蓋西銘之根本  
也或曰立者礼之幹知者智之發愛者仁之施成者義之遂橫渠  
之教以礼為先故云然

西銘根本

橫渠發為先

大孝其為

聖成去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

性者天之所賦而非人之所為故曰天去為性本然之性也所稟  
有不善也思有以善反之則有以復性之本然此則人之所去為

也故人謀為能大人盡性不時其性之本善而人謀之是善所  
不以天能為能而以人謀為能故易大傳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  
而不曰成性也

天通極道

天所性者通極於道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天所命者通極於性遇  
之吉凶不足以蔽之不免乎蔽之者未之孝也性通乎氣之外  
命行乎氣之內氣存內外假有形而言爾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盡  
其性然後能至於命

天性無礙  
至命

率性謂道是天所性者通達無間極盡於道矣有生之初雖氣有  
昏明性固有得而氣不足以蔽之天命謂性是天所命者通達死  
間極盡於性天既生之後雖遇有吉凶命固有若而遇不足以蔽  
之然本體固不息而氣質亦難勝終不免於蔽之者不能從



會通教文

事於空變氣質之不美而復性命之初也性通氣外四句又申所以不能蔽滅之意性通極於道則超乎氣之外而不滯於氣故不能蔽命通極於性則運乎氣之內而不離於氣故不能蔽思知人兩句引中庸易傳之言以論李也人當由教而入思知在人者以氣質而不免乎蔽滅原之於天本無是也盡其在我所受之性而後無間於天所賦之命也

照納不二

天性在人正猶水性之在水凝釋雖異為物一也受光有小大昏明其照納不二也五常之性在人正猶水性之在水水固聚結若物欲昏之也及其解釋則此性之開明也如是不失其水之性亦不失人之性故疑釋雖殊為理則一然水之受光或日月星辰小大明暗之不同由其照而見之納而影之隨物付形而已非故為是小大明暗也

光之一猶性之一豈二道哉

聖高番有相道在

性其總合兩也命其受有則也不極總之要則不至受之分盡性窮理而不可變乃吾則也天所自不能已者謂命不能無感者謂性雖然聖人猶不以所可憂而同其無憂若有相之道存乎我也

性諸物之一源不出陰陽兩端之外命者萬物之所受自有本然一定之則使不抵吾性源之端則不至天命所受之分盡性窮理但能復初而不能增益此吾之受有分定也天道流行未嘗止息無心而成化天固無憂也人心寂然有感必通有心而無為聖人亦何假於憂哉聖人猶有可憂而不同天之無憂者蓋以天賦是理也而不能使物全是理所以範圍曲成而輔相之道端在乎



我其可以不憂乎哉百四句論性與命之本體不極總之要四句  
則論非盡性無以至於命也故先性而受命天所自二句申命身  
性之妙用末二句申盡性者又不可以不至於命也故先命而後  
性

湛氣本

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舌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  
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天末喪本焉耳

湛一是未感物之時湛然純一攻取是攻取乎物如目之欲名耳  
之欲聲是也性氣質之性也屬厭意適可而止無過求也不以嗜  
欲累其心於動之時而不失靜之常也小大謂小飢大飢末謂飲  
食臭味本謂德也

盡其性能盡人物之性至於命者亦能至人物之命莫不性道命

成已成物非  
其道

諸天我体物未嘗遺物我知其不遺也至於命然後能成已成物  
不失其道

至人物之命者使人物各至於命於變成若是也我與人物莫不  
稟性於道賦命於天以我体物則万物皆備於我而未嘗有遺以  
物我同是性命知其亦不遺也故必尽性而至於命  
然後內能成已外能成物兩尽其道而不失焉

性於人无不善係其善反不善反而已過天地之化不善反者也命  
於人无不正係其順与不順而已行險以僥倖不順命者也

過天地之化舍其正路事於高遠而失其本缺之善也孟子曰莫  
非命也順受其正

君子行德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



弗性者焉

天地之性太極本缺之妙純一至善之理也唯二氣五行化生万物形生神發之餘此理墮於氣質之中而剛柔万殊遂以不一所謂氣質之性也然氣質之性雖有不善而其本然之性具於中者初未嘗民故長孝以变化氣質而善復其性則天地之性存焉所謂存者非至此而始有也蔽者去而本然者見也是則氣質之用狹孝問之功大故君子弗性氣質之性

夫本參和不偏

人之剛柔緩急有才与不才氣之偏也天本參和不偏養其氣反之本而不偏則及性而天矣性未成則善惡混故堯上而繼善者斯為善矣惡及去則善因以亡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

氣謂氣質天謂本然之天理人之所得以為性者也參和適中之

意宜上猶勉也易太傳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此言氣質

之性未養而成則兼有善惡故堯上而繼其善者斯為善矣故曰繼之者善然有惡相形則有善可言及其養成而惡及去則純然一体而善亦若亡矣故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也

大德所以受命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尽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变者独死生脩天而已故論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此大德所以必受命易簡理得而

成位乎天地之中也所謂天理也者能悅諸心能通天下之志之理也能使天下悅且通則天下必歸焉不歸焉者所乘所遇之不同如

舜禹有天下而不与

仲尼与继世之君也舜禹有天下而不与焉者正謂天理馴致非氣稟當然非志意所与也必曰舜禹云者餘非乘勢則求焉者也



言性雖雜於氣質而通極於道命雖各有定分而稟同於性人不  
脩德而德不勝氣則性命皆由於氣性為氣所蔽命為遇所戕矣  
人土脩德而德勝其氣則性命皆由於德性得全於天命受祿於  
天焉窮理尽性所以脩德也若然則吾之性即天德而善其本然  
吾之命即天理而獲福於自然氣之不可變者惟死生脩天稟賦  
有定者而已若富貴福澤皆可以回天命之自然也故論死生則  
主於氣而口有命語富貴則主人理而曰在天成位謂得位即受  
命意所謂天理以下申明富貴之命主於理之意悅諸心悅天下  
之心也所乘勢也所遇時也仲尼遇衰周之時而无天子薦之故  
不有天下繼世之君乘嗣守之勢而天亦不廢之故伊周不有天  
下此其變也不与无所容心也天理馴致天理去使天下悅得  
以致天下歸之也

仲尼遇衰周之時

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惡未盡雖善必粗矣

惡雖小而必去則無不善斯公其本然之天惡雖已察而未盡

盡去雖已為善然本欲乏天未至於全猶為粗疎也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思慮知識則喪其天矣君子所性與天地同

流異行而已焉

造化理默運

釋大雅皇矣之詩言文王不作聰明以循天理也造化一理默運  
君子亦一理應酬皆無慮慮本出一源所謂回流也但造化隱微  
而人事顯著一上一下而異行耳苟有思慮則喪其天也無疑矣

喪其天言不貞也

和樂道之端

和樂道之端乎和則可大樂則可久天地之性久大而巳矣

生理共五卷之二

卷之二

四



天地其

從容順理之謂和惟折玩理之謂樂和則優游適永無所促逼而有充廣之機故可大樂則不厭不倦無所勉強而有悠遠之勢故可久天地之性道也道本久大而和樂可大可久故和樂為道之端

領異好

由學乎

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  
領猶理治也好善也人之氣稟不齊要皆本乎天也陽明而陰暗陽清而陰濁稟陽之多者明而不暗故德性用稟陰之多者濁而不清故物欲行若夫領物欲之惡而不得行全德性之好而盡其用者其必由於學乎所謂領惡必明強柔必強也

屈伸相感而利生感以誠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雜之偽也至誠則

順理而利偽則不循理而害順性命之理則所謂吉凶莫非正也逆理則凶為自取吉其陰幸也

屈伸之正

屈伸相感以利生易之道也陰陽屈而又伸伸而又屈此屈伸之正也其相感而利生則人物由此而生由此而成器無虛假亦正止息感以誠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人之道也誠之感而利生為之感而害生有害者因維之偽也中庸所謂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倖誠偽吉凶之謂乎

大心

太極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世入之心止於見聞之微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格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至乎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見聞

天下无物非我

至人盡性不以

三



天大无外

之物多物大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

心本極矣

休天下之物矣故不以見聞格其心而大其心則能体天下之物  
未子曰本只是置心正物中究見其理如格物致知之意與体用  
之體不同此心流行脉絡貫通無所不到苟一物有未体則便有  
不到處包括不盡之心為有外心意間隔而物我對立則雖至親  
且未能無外矣不以見聞格其心是聖人盡性事盡心則只是極  
其大心極其大則知性知天而無有外之心矣然孟子之意只是  
說窮理之至則心自然極其全體而無餘非是要大其心而後知  
性知天也天大無外物無不有物理所在一有所遺則吾心為有  
外便與天人不相似而不足以合天心問如何是有外之心曰只

是私意便內外杆格只見得自家身已凡物皆與已不相間便是  
有外之心

由象識心

由象識心狗象喪心知象者心存象之心亦象而已謂之心可乎

因耳目之象而知心主視聽之思若狗耳目之欲則本心亡矣即  
孟子所謂引之而去者也知猶主也夫能主乎象則天若泰然而  
百体從令乃謂之心矣使其一以物欲為心則亦一物而已豈足  
以為吾身之主宰而謂之為心乎即孟子所謂物交物替也

天之明莫大於日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幾万里之高也天之聲莫大  
於雷霆故有耳屬之不知其幾万里之遠也天之不禦莫大於太虛  
故心知虛之莫究其極也人病其以耳目見聞累其心而不務及其  
心故思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

極之莫究其

極

知所從來而

後去



吾心之量亦无極

心所從來謂太虛也太虛无極吾心之量亦无極人自小之而與天不相似耳苟知其然而有以盡之則万理誠具而心一天矣

貪天功為己

成吾身者天之神也不知以性成身而自謂因身發智貪天功為己力吾不知其智也民何知哉因物同異相形万變相感耳目内外之合貪天功而自謂已知耳

貪天功為己

天之神即天理所謂性也智則所以能成身者天功天之所為也人得天理以為性故於天下之事知之明而處之當有以成吾之身耳不知成身本於性而自謂此智發於己則是貪天之功為己之力其智不足稱也民之所以有知者因物相形而相感耳目見聞於外者與吾性所有之理合所謂天之神也彼謂因身發智者貪天功為己力而自謂已有知耳

体物体身道之本也身而体道其為人大矣道能物身故大不能物身而累於身則藐乎其卑矣

体物体身言道為之体如中庸所謂体物也本即天之神也言道以道為体如易所謂体仁也人而能以身体道全矣所謂賦為大人矣盡道為之主而能役乎身故大也使其不能役乎形而反見役於形則本体亡而為小人矣

成心奇過于道化則无成心

成心忘然後可與進於道化則无成心矣成心者意之謂與无成心者時中而已矣

成心謂人適莫之私心忘謂不以此番於心也進道之極而至於化則成心自无矣無則绝无之謂非特忘之也意即意必固我之意時中者所謂无適无莫義之與此仕止久速各當其可也



君子大於道  
以我視物則我大以道體物我則道大故君子之大也大於道大於  
我者容不免任而已

以我視物則我我也物物也故我大以道體物我則我亦物也故  
道大君子所以大者以身能體道而大於道耳不大於道而以我  
為大者驕誇躁妄不免為任人而已

向明顧影

燭天理如向明万象无所隱旁人欲如專顧影間區區於一物之中  
所

天理既明万象皆能燭之若旁極人欲之私則如顧區區之影拘  
泥於一物之中豈能大其心與道哉

道遠矣

釋

釋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小緣大以末緣本其不能窮  
而謂之幻妄真所謂疑水者與

釋氏不知一陰一陽為天命所不可死者而欲以心法之空破除

天地以心法之小末而緣天地之大本其不能窮乃以天地為非  
或虛妄非所宜有者其猶臭虫疑水而不識也與

釋因緣

莊子法言篇  
意欲中之微而秀  
履中

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及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  
盡窮天地日月為幻妄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  
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道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塵  
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盡性可乎謂之不知可乎  
塵芥六合謂天地為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所從也

天性猶曰天道天用天之大化也眼為色根耳為舌根鼻為香根  
舌為味根身為觸根意為法根此釋氏所謂六根而欲滅之者也  
妄意天性而不知以天地之化為之範圍及以六根之微因緣天

三聖言

三聖言

三聖言



地之大誠不盡則誣天地日月皆為幻妄而欲滅之所謂以小  
緣大葉氏曰厭此心之小則蔽其用而不能推樂虛之大則溺其  
志而不能反故其語大語小俱轉流道皆失其中上下四方為六  
合謂六合在虛空中特一微塵芥子耳所以言虛空之大一切有  
為法如夢幻泡影所以言人世微此皆不能窮理盡性之過弗  
統謂虛空无窮大地有窮人世起滅皆為幻妄莫知所從來也所  
從來者謂道所有而非夢幻之小也

中正

中正然後貫天下之道此君子之所以大居正也蓋得正則得所止  
得所止則可以弘而至於大樂正子頽淵知欲仁矣樂正子不致其  
志足以為善人信人志於仁无惡而已頽子知孝不倦合仁并知具

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爾

天下之道万變不同而其要歸不越中正而已故孝至於中正然  
後有以統貫天下之道而无遺此君子所以大於居正也止者所  
當止之地至善之所在也弘充之也大者德業至盛之地貫天下  
之道者也致推極也樂正子頽淵知欲仁則得正矣樂正子智不  
足以致其孝未能弘而至於大止得為善人信人志仁无惡者耳  
頽子好孝不倦不惟欲仁而且有孝不厭之智則具體聖人所止  
弘而至於大矣獨未至聖人之安所止耳

孝者道也

孝者中道而立則有位以弘之無中道而弘則窮大而失其居失其  
居則无地以崇其德與不及者同此頽子所以克已研幾必欲用其  
極也未至聖而不已故仲尼賢其進未得中而不居故惜夫未見其



止也

中道至正不偏之道也立於中道則得所止可以充而至於大故  
有位以弘之否則充唐縱欲無所歸着而失其所上將何地以崇  
其德乎再世之卑陋自小者先以異矣克己克治工夫研幾省察  
工夫二者並進必欲用中之極也止猶歸宿也未得聖道之中而  
不能居則知猶思行猶勉也不可謂之止如是而死故孔子惜之  
大中至正之極文必能致其用約必能感其通未至於此其視聖人  
恍惚前後不可為像此顏子之嘆乎

大聖至之極

大中至正之極聖人地位孔子之道也文能致乎禮之用則非徒  
博之文約能感乎文而通則非守死之約此聖人之博約也顏子  
未至於此故有高堅前後之嘆

高明不可窮博學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蓋顏子之嘆也

高明不可窮仰之彌高也博學不可極鑽之彌堅也則中道不可  
識瞻之在前忽然在後也

君子成性後  
為功

君子之道成身成性以為功者也未至於聖昏行而未成之地耳

君子之道以外則欲踐其形而無歉以內則欲復其初而無矢成  
身成性作聖之力也未至於聖則修身而未成身養性而未成性  
者也故為行而未成之地雖然身性本無二成性則成身矣特內  
外兼舉之耳

極其大而後中可求止其中而後大可有

中指化而從容中道者言也必大而後可至於化也而後能有其  
大也



大亦聖之任雖非清和一體之偏猶未忘於勉而大爾若聖人則性與天道無所勉焉

任者以身任道也大亦聖之任猶不足以言為聖者猶未忘於勉也若聖人則性與天道自然而然而何勉之有

不得已當為而為之雖敘人皆義也有心為之雖善皆意也正已而物正大人也正已而正物猶不免有意之為也有意為善利之也假之也無意為善性之也由之也有意為善且為未善况有意於未善耶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

此節深明有意之不可也不得已而為無意也有心為之有意也故以正已物正證無意而以正已正物證有意利之假之正見其有意為善性之由之正見其無意為善有意為善且為未善况有

大聖夫

意於未善此兩句甚言人之不可有意也仲尼絕四正是無私意

始學者當禁其無意成德者則自能無意是夫子之無意為始學成德兩端之指示盡於此而無餘故曰竭以此傳示於人故曰教意有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天理一貫則無意必固我之鑿意必固我一物存焉非誠也四者盡云則直養而無害矣意者明心之始故曰有思必者期望於終故曰有待固者滯於已往故曰不化我者成於已私故曰有方始終一於天理則無四者之鑿矣四者有一焉則天理有間而非誠也故必絕此四者然後理得其養而無害焉

妄去然後得所止得所止然後得所養而進於大矣無所感而起妄也感而通誠也計度而知昏也不思而得素也

三六二 五二



上五句亦待正則得所止得所止則可以弘而至於大意計度而  
知出於妄故曰昏不思而得本於誠故曰素

博文以集義集義以正經正經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

集義所以求其理於方正經所以歸其理於一此言博可以至於  
約也正經然後貫天下之道則約足以盡乎博矣

將窮理而不順理將精義而不徙義欲資深且習察吾不知其智也  
知而不行則足知之未至也欲資深且習察不知之甚也

君子於天下達善達不善無物我之私循理者共悅之不循理者共

改之改之者過雖在人如在己不忘自訟共悅者善雖在己蓋取諸  
人而為必以與人焉善以天下不善以天下是謂達善達不善

達善達不善言善惡皆達之天下無物我之私也蓋循理者與人

共悅之不循理者與人共改之改之者過雖在人如在己不忘自  
訟務使人改之而後已是以不善達之天下共悅者善雖在己蓋  
取者人而為必以與人使之益勤於為善也以善達之天下

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好仁而惡不仁則習不察行不著是

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不察行不著是  
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之道

人能惡不仁則其察已也情有不善必知之矣苟徒知仁之可好  
而不知不仁之可惡則所習者或未之察所行者或未之明雖有  
好仁之心而卒陷于不仁而莫之寤矣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雖  
有向善之意而无斷制之明故曰未必盡義徒惡不仁而不好仁  
則雖有去非之意而无樂善之誠故曰未必盡仁

遜其志于仁則得仁遜其志于義則得義惟其敏而已



此釋書惟字遜志務時敏之意遜者入而不強敏者進而不已

非之用

責已者當知天下國家无皆非之理故至至于不尤人至之至也

葉氏曰處世有乖違豈在人者皆非在我者皆是以此存心則惟務責已而不必咎人矣

仲尼借頹子

為山平地此仲尼所以借頹回未至蓋与互鄉之進也

頹子如為山而未成一簣孔子所以惜之互鄉童子如平地可進

於一簣孔子所以与其進也

老者四失

老者四失為人則失多好高則失寡不察則易苦難則止

為人者務多而聞聲好高者簡畧乎細微不察則視之為易苦難

則自畫而止孔門若子夏乃為人故曰汝為君子儒子張乃好高

故曰堂堂乎張也子路問修己以敬不察則易者也冉求曰

子之道苦難則止者也此解李記之意

有知則有知

有不知則有知死不知則死知是以鄙夫有問仲尼竭兩端而空空

矣真矣

易死思死為受命乃如嚮聖人一言盡天下之道也

兩端而生之然問者隨才分各足未必能兩端之盡也

有不知者則盡知之感而遂通竭其兩端受命如聖也無不知者

則无所知空空然死思死為也此皆聖人感通之妙而本之以靜

妙

也聖人之言至若有淺近者而其包含无所不盡所謂一言盡天

才知頹子

下之道也才知頹子問人之才分如哀公問政之分問者隨才

分各足未必能精粗本末之兼盡也

教人者必知至至子之難易以事知人之美惡以質知至至子之難易知

德也知其美惡知人也知其入且知德故能教人使入德仲尼所以

性理學

卷之二

五



問同而答異以此

具 聖者有知由明乃有知有如時雨  
其 夫未嘗有知由明乃有知有如時雨  
化之者當其可乘其間而施之不待彼有求有為而後教之

首四句見聖人有不知則有知末四句見聖人死知而死不知可

者將至之機間者未至之隙

以責人之心責已則盡道以愛已之心愛人則盡仁以眾人望人則

易從此君子所以責已望人受人之三術也

有受教之心虫蟹類可教為道既異虫黨類難相為域

釋論語有教无類及道不同不相為謀意

人人所存蓋必以天下為度故孟子教人虫魚色之欲親長之私達

者天下而後已

子化翼飛

存存於心也以天下為度天下之人皆吾度內不外之也  
子而孳化之衆善者翼飛之則吾道行矣

鳥之抱子曰孳有復育之義既生矣必翼而後能飛君子之於民

愛之如子而孳化之以動其為善之機天凡衆人之化於善者文

明揚有道而翼飛之以遂其為善之志則民勸於為善吾道行矣

至當

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福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無入而非百順

君子樂得其道

祭統曰福者百順之名君子樂得其道樂記云道得於心之謂德

得其道則有其德而百順之福可致矣故君子樂之

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

君子三術

大人以天為度

易簡之善  
聖王德  
上經卷之三



上章恐人不知所以求福故示之以德此又恐人不知所以成德故示之以道循理而得其道則有德矣其引易傳以明之者以易簡之善言道以至德言德也配者合而為一之謂

禮記卷之五

禮語則藏諸身禮運則用無不利禮運云者語其達也禮記云者語其成也達與成雖與用之道合然與用大人之事備矣

禮記之中其言修身謹禮之事故曰藏諸身禮運之中兼言移風俗和天人之效故曰用無不利利順也修身謹禮而馨香上達感動天地至於天下大順四靈畢至運用既通無所限隔者此禮運一篇之意也故曰語其達即運之義也人能循理則私欲不行而德器之美無不成此禮記一篇之意也故曰語其成成即器之義也故曰藏諸身也達者用無不利用也躰立而后達順故達

成爲體與用之道也

至同而尤  
聖去其于  
感心

制行以已非所以同乎人必物之同者已則異矣必物之是者已則非矣能通天下之志者爲能感人心聖人同乎人而無我故和平天下莫盛於感人心

美所安人  
心而天下和平

人之所爲一以已私則不能大同於人必期必也必人之同我者以已之所爲異也必人之是我者以已之所爲非也使我而不以已私則固與人同矣奚必人之同必人之是哉惟以理爲主能通天下之志爲能感人心而人自同於我故聖人之所爲大同於人而無有我之私此所以能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也大凡人之制行安可以已而不同於人哉此合同人與感卦彖傳而論之

易簡理得則知幾知幾然後經可正天下之達道五其生民之大經



利用不身之要

平經正則道前定事豫立不疑其所行利用安身之要莫先焉

易簡理得則知幾誠而明也知幾則能察乎人倫而各盡其當然之實則經可正大經道也行之事也前定豫立不疑其所行利用安身之要誠莫先於此矣

靜安動變

仁通極其性故能致養而靜以安義致行其知故能盡文而動以變仁者統四德原萬善迴極其性心無不仁矣由是內有涵養靜無不崎焉義者心之制事之宜推極其知而行無有不當故能盡其道之顯者者而所動能變通焉仁存乎內故以養言義行乎外故

以文言

義仁之動也流於義者於仁或傷仁體之常也過於仁者於義義形於外乃是仁之流動過於義則斷制太甚而惻怛之道不足

故傷仁仁生生而不息故其體為有常付於仁則惻怛太甚而斷制之道不足故傷義是仁又水相負而成也則偏而為害也

至死恩

大海無間因賜者有潤至仁無恩因不足者有恩乘天安土所居而安不累於物也

賜暑而涸也海之溢亦無潤也推渴者為潤聊解之耳至仁非無恩也不以為恩也彼之不足我因足之故以為恩所居而安即安土意隨其不足之處當施以恩者施之不累於物而有欲人懷惠之心此明至仁之無恩也

委私其

不知來物不足以利用不通書夜未足以乘天至人成其德不私其身故乾上自強所以成之於天兩

來物謂未來之吉凶晝夜如幽明死生鬼神之數陰陽循環之理



聖人一天

君子取法

也精之而後利用不知來物則精之未入於神烏能利用窮理而後乘天不通書夜則窮理未致其極烏能乘天德成於己而不私其身聖人一天矣君子之乾上自強而克去其一身之私正所以取法於人而成其德於天耳

君子之道也

大人之取法

君子之道遠諸天故大人有所不能夫婦之智海諸物故大人有所不與

此有直入全體峻極於天故大人有所不能夫婦所知雖亦道中之一事特以雜於物欲而非道之正故大人有所不與知也

天賦聖人

匹夫匹婦非天之聰明不成其為人聖人天聰明之盡善而

天之聰明即人之良知也匹夫匹婦皆得天之聰明以有性但拘於氣稟壞於物欲而不能盡至人則天聰明之盡善而盡美夫

獨有以性而匹夫匹婦不與也

天賦聖人

大人者有容物无去物有愛物无徇物天之道然天以直養万物代天而理物者曲成而不害其直斯盡道矣

大人有容而玩去量之寬其仁也有愛而無徇心之裁制義也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万物而无私此所謂直養也太人代天而理物者容之而不絕受之而不徇以仁育以義正曲成不遺而不害其為直斯盡代天理物之道矣

志大則才大事業大故曰可大又曰勇志大則有文德性又故曰可又又曰日新

有知至節  
道可奇矣

金和而玉節之則不过知運而貞一之則不沉道所以可大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離也與天地不相似其遠道也遠矣

性理大全卷之三

五

五



此即無念和王節明圣人知運則同乎天貞一則同乎地所以為  
行不泥與天地相以而不遠也知運則不膠於常直一則能守其  
正

君子幾于  
健心

無不容然後盡田伸之道至虛則無所不伸矣君子无所爭知幾於  
伸伸之感而己情表入伸交伸於不爭之地順莫甚焉利莫大焉一  
盡伸伸之道者伸可也屈亦可也至虛則无私而无不容雖屈而  
理常伸矣君子无所爭知幾於伸伸之感知屈之所以為伸故幾  
之泰然其精其義至於入伸則至虛无所不伸也固伸也屈亦伸  
也交伸於不爭而无人不自得矣何順利知之

勝兵之勝  
至柔也

勝兵之勝上在至柔明屈伸之神兩  
至柔也率以取勝而伸焉以其明屈伸於至柔而

敬斯有立  
有立斯有得

敬斯有立有立斯有得敬礼之興也不敬則礼不行恭敬持節退讓  
以明仁之至也愛道之仁也

敬則心有所主故能立立則居安資深故有為然敬或礼而行猶  
車載人而行不敬是無輿也故上慢下暴礼不能自行也是故恭  
敬者禮之本持節退讓守礼之文能從事乎此則視聽言動之間  
天理流行人欲消盡而心德全矣是仁之至也恭敬則無忽慢持  
節則無驕溢退讓則無怨爭是皆盡仁愛之道者也

君子多言多  
怨  
君子不備於  
禮時

將致用者幾不可緩思進德者徙義必精此君子所以立多凶多懼  
之地乾乾德業不少懈於趨時也  
釋易乾卦九三文言之意蓋將致用者而緩其幾則業不脩思進  
德者而徙義不精則德不進處上必驕處下必憂多凶多懼不能



免矣此君子所以終日乾乾知至至之知終終之而夕惕若也

作者

天子制生之隨

作者七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興王之道非有述於人者

作者之謂聖伏羲之作易造書契神農之教耕稼為藥師制嫁娶黃帝之舟車宮室衣服器用以至分州畫野之類堯之傳賢舜之巡狩考制度禹之家天下湯之放伐皆無所述於人也

厚終成始

以知人為難故不輕去未彰之罪以安民為難故不輕變未厭之君及舜而去之堯君德故得以厚焉終舜臣德故不敢不愛其始

不輕去未彰之罪堯之於四凶是也不輕變未厭之君堯之於三苗是也堯君德則位高分定而大臣之心素服彼皆不敢露其不

公天下而不疑

善之心故得以厚焉然而容之舜既承堯命而為臣彼數人若其心不服由是比周而顯其惡故舜不得不愛其始而誅管也立賢無方此湯所以公天下而不疑坐以待旦周公所以於其身望道而必吾見也

於猶以也周公望道而必欲見所謂師文王也湯之求賢周公之求道其公勤之心一而已矣

文王多助於眾之臣

虞夏質厥成訟獄者不之紂而之文王文王之生所以磨礱於天下由多助於四友之臣爾

四友之臣即疏附先後奔走禦侮也以祀包瓜文王事紂之道也厚下以防中潰盡人謀而聽天命者款婚之九五陽剛中正之德而下防始生必潰之陰如高大堅實之



子產衆人之母

紀而包裹其美盡清之瓜文王之事紂以之修德行仁以厚其下而防紂之中清聖人謀而巳未嘗敢必於天命也

使民義不寧不能教愛猶衆人之母不寧使之義禮樂不興僑之病與

子產不妄病

孔子稱子產曰其使民也義又曰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言使民義即所以為教不害其平日之不能教也愛猶衆人之母然非徇其欲不寧其平日能使之義也但其禮樂不與是子產不妄之病也與

三十

困之進人也為德辨為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知者存乎茨棘以此自古困於內無如舜困於外無如孔子以孔子之聖而下李於困則其蒙難正志聖德日躋必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矣故曰莫我知也夫知我者其天乎

人處患難之時則操心危懼而無驕侈之敵故其析理也明置身窮厄而有文本之思故其從善也速若舜之父頑母嚚象傲是困於內也孔子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是困於外也

仲尼憂深不忘為東周之意

仲尼生於周後周禮故公且法壞憂深不忘為東周之意使其繼周而王則其損益可知矣

至於物皆接

聖人於物無畔援雖佛胥南子苟以是心至教之在我爾不為已甚也如是

畔離畔也援攀援也清之激者多至於絕物和而泥者遂至於狗物則畔援矣聖人初不立已於峻而亦不為其所挽故雖佛胥之



召南子之見苟以是心至亦欲教之而不拒矣

顏子九德

用則行舍則止唯我與爾有是夫顏子龍德而隱故遯世不見知而

顏子與聖者同

不悔與聖者同

顏子有至人

顏子有聖人之德故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而顏子亦

能之此其憂則違之之時也至于樂則行之矣故曰用之則行舍

顏子欲而聖

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

聖人樂天

能德聖脩之極也顏子之進則欲一朝而至焉可謂好學也已矣

聖人合內外而成其仁

仲由樂善故車馬衣裘善與賢者共散顏子樂進則

聖人樂天故合內外而成其仁

顏子所以有見

仲由樂善則內重外輕故車馬衣裘善與賢者共散顏子樂進則

不自滿足故無伐善施勞聖人樂天則因物成就故合內外而成

其仁老者朋友少者在外者也而安之信之懷之之理則本乎內

顏淵從師進德於孔子之門孟子命世脩業於戰國之際此所以替

見之不同

顏子之時有孔子在故退而脩己孟子之時既無孔子故不得不

出而救世潛見雖不同易地則皆然也

有德

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寧身被困辱不徇人以非禮

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之人三者知和而能以禮節之也

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善同歸治故王心一言必主德故王

言大

蔡氏曰德者善之總稱善者德之實行一者其本原統會者也德

士聖



夫子所謂  
習者哉

謙毀善不主於善則無以得一本萬殊之理善原於一不協於一  
則無以達一本萬殊之妙合而求之於不一之善約而會之於至  
一之理此聖賢始終條理之序與夫子所謂一貫者幾矣愚謂德  
所主之善不一而同歸於治是王心一言必主德故王言大者所  
謂惟其心之一故其發諸言也大

言有教動有法書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葉氏曰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言有教也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  
動有法也終日乾乾書有為也夜氣所養宵有得也氣之出入為  
息一息而必有所養也目之開闔為瞬一瞬而必有所存也此言  
君子無往無時而非孝也

君子不食言

君子於民道使為德而禁其為非不大望於愚者之道與禮謂道民  
以言禁民以行斯之謂與

大望過望也謂不責望愚者過甚也禮緇衣篇道民以言使之為  
德禁民以行使不為惡也

禮樂進退

節禮樂不使流離相勝能進反以為文也

樂記云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  
為文咸是此義搏節收斂底意思是禮之軀本如此然非人之所  
樂故須進步向前着力去做故以進為文盈是舒暢發越快滿底  
意思是樂之體本如此然亦至於流蕩却須收拾向裏故以反為  
文

象生必效

唐受陽也其行陰也象生法必效故君子重夫剛者

事之未行者屬乎陽事之既行者屬乎陰當其唐受之愬之時事

禮記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聖王在天下

方起而未行助也若聽而行之事乃著矣陰也一施一受猶成象於乾則必效法乎坤非剛者不能不行焉君子所以重夫剛者聚百順以事君親故曰孝者畜也又曰畜君者好君也

聚百順以事親則為孝故曰孝者畜也聚百順以事君則為好故曰畜君者好君也

自養薄於人私也厚於人私也稱其才隨其時無驕吝之弊斯得之矣

才謂力之所及時謂分之所當稱其才無財不可以為悅也隨其非不得不可以為悅也過厚則驕過薄則吝

君子居困辱之中非所愛

困辱非真取困辱為憂奈利非樂忘榮利為樂

君子偶居於困辱之中非所憂也非其道而得困辱此可憂也已

君子利祿之極非所樂也忘情於利祿此為樂也已

克已行法為聖

乃清濁滄遠之殊

克已行法為賢樂已可法為聖聖與賢迹相近而心之所至有差焉辟世者依乎中庸沒世不遇而無嫌辟地者不懷居以害仁辟色者遠耻於將形辟言者免害於禍辱此為士清濁滄遠之殊也辟世辟地雖聖人亦同然憂樂於中與賢者其次者為異故曰迹相近而心之所至者不同

天

行法遵聖法也可法法由此立而可為人之法也迹相近克已行法樂已可法之迹相近也辟世辟地辟色辟言隨世之清濁而為已之淹速此為士克已行法之事也辟言辟色為淹且濁此克已行法之下者聖人無是也若辟世辟地之清而速雖聖人亦同所謂迹之相近也然聖人之心雖有憂世之志常有樂天之誠與賢



者之辭世其於者之辭地自不同也故曰迹相近而心不同其於者謂以於賤者也

士志於道  
辭者  
言調而後求功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智能著不慤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近

此魯哀公問取人而孔子對之之辭凡荀子調首狀理直而不偏邪勁強也服者不啼囑而務控馭良善走也慤端謹也不慤而多能必挾才以為惡矣

何司

反客之利  
厚物利者

報者天下之利率德而致善有勸不善有沮皆天下之利也小人私已利於不治君子公物利於治

報者天下之利率德而致善有勸不善有沮皆天下之利也小人私已利於不治君子公物利於治

之報不善者有沮之報此以報之而合乎道者由是天下皆勇於為善慤然為惡益非天下之利乎不然則爵及匪人罪行有德非德也則民无所措手足何利焉世不治則勸沮違理而天下得以津其奸小人私已故利之世治則勸沮合宜而天下有以蒙福君子公物故利之

大易

大易不言有死

大易不言有死有死褚子之陋也

易曰一阴一阳之謂道不可以有元分異端以道為死以器為有有者為幼妄為士直死者為玄妙為真空析有死而三之區見也易居天地阴阳情偽至隱顯而不可惡也褚子馳騁說辭窮高極幽而知德者厭其言故言為非難使君子樂取之為貴



一物而

三才

隱幽妙情雜亂也言必當理有條理而可尋故不可惡如褚子莊  
列海若大鵬之流此象高極幽之論而君子厭之者也

一物而兩体其太極之謂與阴阳天道象之成也剛柔體法之效  
也仁义人道性之立也三才兩之莫不有乾坤之道

兩体阴与阳也乾与坤也皆兼理气而言一物兩体太極之謂非  
言太極乃一物而兩体也天地人皆一物也而阴阳剛柔仁义  
莫不有兩体焉是大極之蘊發也阳也剛也仁也乾之道也阴也  
柔也义也坤之道也故曰三才兩之莫不有乾坤之道

上正君

阳偏体中阴中阴共事一阳理也是故二君共一民一民爭二君上  
与下皆小人之道也一君而体二民二民而宗一君上与下皆君子  
之道也

震坎艮为阳卦皆一阳二阴巽離兌为阴卦皆一阴二阳七为君  
阴为民故係辭傳曰阳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阴二君而二民  
小人之道也

醜象

尚辭則言无所尚爻動必猜必尚象則法必致用尚占則疑必  
知來四者非知神之所为孰能与於此

尚存心於此也指其所之者易之辭也以言者尚之則言无不當  
矣化而裁之者易之爻也以動者尚之則動无不时矣象其物者  
易之象也制器者尚之則可以及創物之智極知來者易之占也  
卜筮者尚之則可察先知之神

開物於成先故曰知來明患而弭其故上曰戒往極數知來前知也  
前知其爻有道術以通之君子所以措於民者遠矣

君子所以  
者遠

注

注

注



事物有吉有凶卜之而開曉於事幾朕兆之先故曰知來明其憂  
患趨吉而避凶凶事之已生者皆戡止矣是以前知其幾有易之  
道以通之而趨避有方所謂與參也如此則君子之所以指之於  
民者皆當事機循物理而功業成矣

曰德然物  
迎隨者皆尾

乾之四德然始万物迎之隨之不見其首尾然後推本而言當父母

万物

元首所以始万物利貞所以終万物迎之於前而不見其首之合  
隨之於後而不見其尾之離而古今天下无一物去離之者故  
推本而言猶父母之生子乃万物之不去離者也

曰統天下之善  
又公天下之義

仁統天下之善禮加天下之會又公天下之利信一天下之動

仁又禮智賢善也而仁為之長故曰仁統天下之善禮則動容周

旋無不中禮故曰禮嘉天下之會義以制事使天下之物各得其  
利不拘乎欲故曰又公天下之利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信也即  
貞也故曰信一天下之動

聖人用中之極

聖人用中之極不勉而中有大之極不為其大大人望之所謂絕塵  
而奔峻極於天不可階而升者也

奔軼絕塵

不勉於中而自中不為其大而自大化之也奔軼絕塵見莊子此  
下三句釋飛龍在天言其高不可及也李成文曰夫大指乾九五  
大人指九二

大人德施

庸言庸行蓋天下經德達道大人之德施於是者溥矣

義明於是者考其道然非窮變化之神以時措之正則或陷於非

禮之非義之以此顏子所以求龍德正中正中卓而乾七進德思

知求龍德

性理存身之卷

七

七



極其極也 處此極末敢以方體之常安吾止也

往之為人存已往有方往臨文者不可不察

此古讀坊之法也有已往若往言往者其類有方往若不利有彼  
往勿用有攸往之類

樂器

幽贊天地之迹非至人而能哉詩人謂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贊化育  
之端也

幽贊德音默相至人所以贊天地之化育者非一后稷之教民稼  
穡亦其一端故曰有相之道也

郭不郭上兄弟之見不致文於初本諸誠也

此以榮棣之華比兄弟相見之初為郭不郭上為不致文於外言

兄弟相見之初不致文而本諸誠也

破我斧缺我斨言四国有亂為能有為徒破缺我斧斨而已周公征  
而安之愛人之至也

此軍士去周公勞已之詩也四国首亂武庚與三監叛也愛人之  
至云者即哀我斨亦孔之將之謂也

很跋美周公不失其聖平能感人於和平也

周公雖遭疑謗然所以處之者不失其常故詩人美之不失其平  
謂德音不瑕感人心於和平致有周之盛也

九疇次叙民賢以生莫先天材故首曰五行君天下必分正已故次  
五事已正然後邦得而治故次入政政不時舉必昏故次五紀五紀

明然後時措得中故次建皇極求大中不可不知權故次三德權必

求大集可也 上田集可也 卷之三 五十七



有疑故次稽疑可徵然後疑決故次庶徵福極徵然後可不勞而治  
故九以獨勸終焉五為數中故皇極處之推過中而合義者也故三  
德處六

此詳共乾九疇之序

天子因生以賜姓諸侯以字為諡蓋以尊統工卑統下之義

天子統諸侯故因生以為賜姓即喪服大宗之尊統領百世遠祖  
之義諸侯統大夫故以字為諡因為族即喪服小宗之卑唯統  
五服近親之義

乾稱

凡可狀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氣也氣之性本虛而神則神與  
性乃氣所固有此鬼神所以体物而不可遺也

氣之性本虛  
而明

鬼神所  
以本  
物不遺

狀形容之也氣之性即理也神理之妙也虛而神所謂有而无  
不有也言理不微妙而不離乎氣則理乃氣所固有氣之所在理  
之所在也鬼神即理之妙而氣之有象者物也故曰鬼神體物而  
不遺

至誠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人能誠則性盡而神可窮天不息則命  
行而化可知矣卒未至知化非有真得也

至誠無妄者天之性天性即神也流行不息者天之命天命即化  
也故人能至誠則性盡於已而可以窮夫神人能不息則命行於  
已而可以知夫化矣人窮天命之賦於我者常流行而無間斷  
也知默契之也學未知化則性未盡而命未行猶在勉強之間非  
真得也



人心所自來

心矣不聞焉

有無一內外合體此人心之所自來也若聖人則不專以聞見為心故能不專以聞見為用無所不感者虛也感即合也感也以万物本一故一能合異以其能合異故謂之感若非有異則無合天性乾坤陰陽也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天地生萬物所受雖不同皆究天地之物洎更之不感所謂性即天道也

有而外以物言無而內以心之理言言吾心之理即事物之理此人心之本然不以聖愚而有間也庸人以見聞營其心而不能盡其心故於事物之理有遺外而多所不通若聖人則不專以見聞為心故能不專以見聞為用其所以無所不感同有遺外者本其心之虛也虛者心之體所謂不專以聞見為心也無所不感者心之用所謂不專以聞見為用也感即內外之合也感无心之感也

所以能感而合者以物理之萬殊而一本則觀夫天性乾坤陰

陽是也二端故感本一故合天地生萬物所受雖殊有感則一蓋物之性即天道也天道有感物豈有不感哉

感者性之神性者感之體惟屈伸動靜終始之能一也故所以妙万物而謂之神通万物而謂之直體萬物而謂之性

感者性之神言其發也性者感之體言其寂也在天在人其究一也惟其屈伸動靜終始循環之能一故隨在而異其應如此其究一而已矣

至虛之實實而不固至靜之動動而不窮實而不固則一而散動而不窮則往且來

至虛之實理也固滯也理無形而不形無在而不在故曰至虛之



性通極死  
行同報異

實矣而不固至靜之動氣化也活字默運無有窮已故曰至靜之  
動動而不窮一而故一實萬分也往已來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也  
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爾命宜高於性過乃適然焉人一已百人十  
已千然有不至猶誰語言可以言氣行同報異術誰語命可以言偶  
無自繼善之初而言氣謂氣質也氣其一物言不足以蔽性也行  
同報異行不殊而禍福之應異也言孝以復其性則愚可明而柔  
可強百倍其功而有不至者匪性之非氣之昏也有大德者必受  
命其行同而後報異者匪命之差過不可也

大孝莫如  
德

大孝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學者極論要歸必謂  
死生淪流非得道不免謂之世道可乎曰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  
窺聖門牆已為引取淪管其謂皆為大道甚俗達之天下致善惡

之  
之言

智愚男女臧獲人人着信使英才閉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訓  
潛師世儒崇尚之言象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脩而至大道可不孝  
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  
文此人倫所以不察万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  
上無禮以收其偽下無孝以稽其弊自古設淫和遁之詞公然並興  
一出於佛氏之門首下五百年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  
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

人倫所系

聖命實足

知天德自然之誠明人倫行仁義也知聖人知周万物道濟天下  
樂天知命安土敦仁聖人能是也精氣為物游魂為交知鬼神之情  
情狀也得道得佛道悟道則能安義命均死生一天人而無厭  
若求免舍人求天之事美臧獲奴婢也佛氏之害如此縱有英才



問氣生則濁於耳目長則法於俗儒昏昏宜宜共驅入於不正之  
域西謂聖人大道可不至而知之也是以未識聖人之精  
蘊已謂不必求踐聖人之迹未見君子之志向已謂不必事其文  
學之言此人偷度物不明察治德所以常及亂性異詭誕之言洋  
溢人耳上之司治者無禮法以防禁其為下之為士者無正文或  
稽考其奸其誠並和道之詞翕合而興起皆出於佛氏之明相率  
為無人倫夷狄之陋爾若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之君子有大過  
人之才者何以能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論得失哉

實際

釋氏語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也天德也其語到實際則以人生為  
幻妄有為為靡贅以世界為陰濁遂厭而不有道而弗存就使得之  
乃誠而惡明者也儒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致至善而  
可以成聖得天而未始遺人易所謂不遺不流不過者也彼語雖以  
是觀其發本要歸與吾儒二本殊歸矣道一而已此是則彼非此非  
則彼是固不當同日而語其言流道失守窮大則差推行則致曲則  
邪求之一卷之中此弊教數有之大率知晝夜陰陽則誠一性命能  
知性命則能知聖人知鬼神彼欲真語天虛不以晝夜陰陽累其心  
則是未始見易未始見易則雖欲免陰陽晝夜之累末由也已易且  
不見天烏能更語實際而談鬼神哉也所謂實際徒能語之而已  
未始心解也

際猶處也龍贅結肉即瘤也世濁彌作經曰陰濁見濁煩惱濁衰  
生濁命濁此五濁也釋氏言天處正吾儒知道者之所謂誠天之  
德也其言語所及及以人生為幻妄而死為真歸以有為者為麗



致孝可成  
至

天地聖人  
道

贊而無為者為功用以世界為陰濁而空寂者為清淨故皆厭父  
母夫妻子女之屬而不有遺存室田畝神土之類而不存就使得  
之雖為誠實乃不能格物致知而求明道者也儒者則因明致誠  
者先明之善而後能實其善由教而入人道也因誠致明者德無  
不冥而明無不照所性而有天道也天道人道合而言之曰道也  
故致孝而可以成聖人之道成則天道又未始遺棄在人之事即  
易所謂曲成万物而不遺旁行而不流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者  
也易所謂幻妄陰濁哉釋氏語虛空無為之屬雖似乎足然究  
其始言之本原要其反歸之岐路蓋與吾儒二本而殊歸所上二  
行均為過差也夫天地聖賢之道一而已矣若吾儒之是則釋氏  
之非不可同日而語者况其所言流蕩此遁則失守其公窮困

誇大則或過乎中道推行其事滯居一隅則或詖而不平致極其  
偏傾倚私小則多邪而不正求其經識一卷之中此等之弊無不  
有之既不公平中正則皆偽且豈識所謂誠實者耶天下之道大  
抵能知天地之晝夜陰陽其動靜不失律順之德則吾受之性天  
賦之命能一之矣知之則入道之極造化之迹者豈不皆知之乎  
釋氏直語太虛皆從事於空寂陰陽晝夜亦不必係於心則是未  
嘗見易豈不免陰陽晝夜之累乎且是理若而且不見又豈可更  
語真實無妄之道哉晝夜實理而談鬼神乃見幻妄也故大易之  
實理律順之常道彼雖能語其名而豈能心解其理况力行乎  
孔不偏滯乃可謂無方无體偏滯於晝夜陰陽者物也若道則兼休  
而無累也以其兼亂故曰一陰一陽又曰陰陽不測又曰一闔一闢

通鑑卷之...



物異名

又曰神字書夜語宜推行故曰直語其不測故曰神語其生生故曰易其實一物指事異名爾

偏滯不動而無靜靜而無動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則不偏滯矣推行一陰一陽之迭運也不測兩在不測也生生陰生陽陽生陰也

太虛者氣之体氣有陰陽屈伸相感之無窮故神之應也無窮其散無效故神之應也無效雖無窮其然然雖無效其實一而已陰陽之氣散則万殊人莫知其一也合則混然人不可見其殊也形聚為物形潰反原反原者其游魂為變身所謂交者對聚散存亡為義非如螢蚺之化境前後身而為說也

神即太虛之妙應若散散見而成物也無窮無時不然也無效无

張子人物皆太虛之氣

形容天地万物為体

物不有也無窮無數萬殊也湛然混然一本也形聚為物所謂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也形潰反原所謂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也腐草化為螢蚺化為蛤蚺有前身產有後身也張子以人物皆太虛之氣所生故死則依舊是太虛之氣如水之釋而復為水者相似此正形容天地萬物為一體之意而先儒教辨其非亦求道之過也

非物必誠如天之生物日進日息自其必誠如川之方至日增日得施之妄孝之不勤欲自益且益人雖云易曰益長裕而不設信夫施之妄益物不誠也故難以益人孝之不勤自益不誠也故難以自其晉易太傳文長裕充長設置作也即妄也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誠也發乎聲見乎四肢謂非已心不明也

生理學

王

三



欲人無已疑不誣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謬采其四亂  
謂已當辨自誣也欲他人已從誣人也或者以出於心者歸咎為已  
戲失於思者自誣為已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  
且遂非不知孰其焉

此章即東銘也謂言雖戲必以思而出也動雖戲必以謀而作也  
戲言發於聲戲動見乎四肢謂非本於吾之心是惑也本於吾意  
而欲人之不我疑不可得也言之過者非其心之本然也動之過  
者非其誠之實然也失於誠而為過言謬采其四體而為過動謂  
已之當然是自誣也又欲人之從之是誣人也或者以戲言戲動  
之出於心者歸咎為已戲而不知戒已長傲而惡愈滋矣以過言  
過動之失於思者自誣為已誠而不知歸咎則遂非而過益深矣

朱子說此篇大指不越乎過故二字有心謹浪之謂戲無心差矣  
之謂為戲不可有也朱子推其原而謂之故欲人深戒其言動未  
發之先以為正心誠意之本處不能無也朱子指其流而謂之過  
欲人自咎於言動已失之後以為懲善改過之機其誣人之意深  
矣抑張子之作東西銘也西銘以理一分殊明仁之道而謂之訂  
頑東銘以故失防意明智之失而謂之文愚蓋不二則為頑不智  
則為愚而訂之矻之將與天下同歸於道也學者於訂頑而知所  
以盡仁於矻愚而知所以盡智則仁智一而聖人之事備矣果可  
以備廢乎哉

橫渠曰戲謔不惟害事志亦為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氣之一端

附錄

戲之端

附錄

二二〇



野苑

張子曰吾之作是書也譬之枯株根本枝葉莫不悉煖充榮之者其任人功而已又如辟盪示兒百物具在顧取者如何爾

程子答張子書曰所論大槩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柔之意非明虛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憂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  
○又曰橫渠立清虛一大為萬物之原恐未安清兼清濁虛實乃可

楊龜山曰西銘用意之深性命之說雖楊雄猶未能出其藩籬況他人乎而世儒易言之多見其妄也

朱子曰道之極致物我固為一矣然豈獨物我之間驗之蓋天地鬼神幽明隱顯本未組珉不貫通而為一也正蒙之旨不外是  
○又曰正蒙說道体及如大和太虛虛空者止是說氣說聚散

張子系外

處其流乃是箇大輪迴蓋其思慮致索所致非性分自然之知  
語道体處正是用况用只是這此物爭聚又散散又聚不識原頭自有生生之妙

宋石壁錄

劉靜春曰宋有四篇各于太極圖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是也

新刊性理集要卷之二終

正宗

七五







110X  
330  
8